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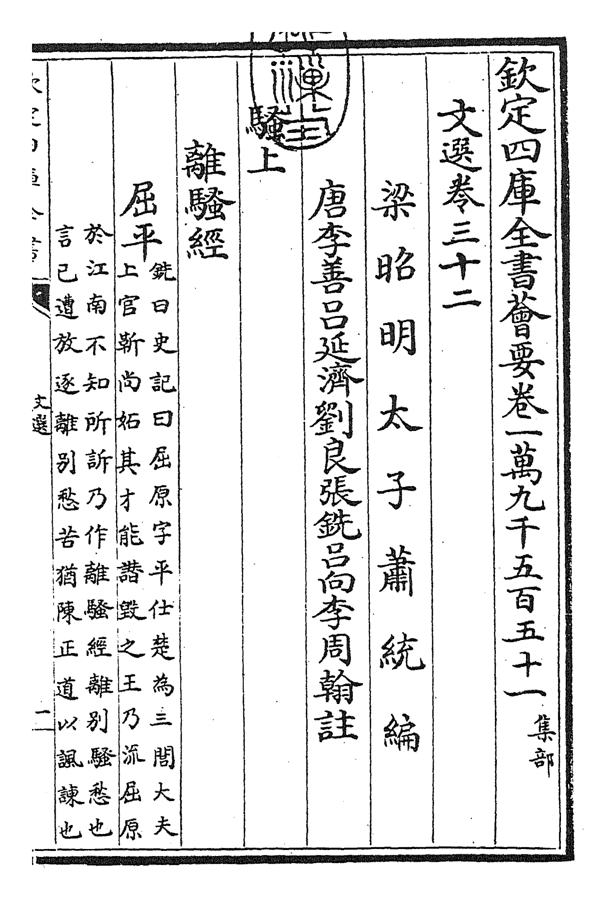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三十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文選卷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騷上

離騷經

屈平 銑曰史記曰屈原字平仕楚為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其才能譖毀之王乃流屈原於江南不知所訴乃作離騷經離別騷愁也言己遭放逐離別愁苦猶陳正道以諷諫也

上述唐堯下序桀紂以香草善鳥龍鳳以譬
忠貞君子以靈脩美人以諭於君以臭草惡
禽飄風雲霓比小人援天引
聖終不見省遂赴汨淵而死

王逸註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
也屈與楚同姓仕於懷王

帝高陽之苗裔兮 逸曰苗胄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
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於滕隍氏
女而生老僮是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
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
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胄末之子孫恩深
而義厚也 翰曰帝顓頊高陽氏言我與楚俱高陽氏
之苗裔

朕皇考曰伯庸 逸曰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
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
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 濟
曰屈原自稱也古人質與君同稱朕父死後稱之曰考

伯庸原父名也

攝提貞於孟陬子侯兮逸曰太歲在寅曰攝提孟始也貞正也于於也正月為陬良曰于猶於也餘同逸註

惟庚寅吾以降逸曰惟詞也庚寅日降下也寅為陽正庚為陰正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向曰庚寅日辰也降下也言我以攝提歲正月庚寅日下母之體是得陰陽中正之氣

皇覽五臣作鑒揆余于五臣本無于字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逸曰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己美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正中故始錫我以美善之名銑同逸註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逸曰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

其德觀其志也翰曰禮始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正平則法靈善也均亦平也言父觀我初生時日法度能正法則善平理故思善應而名之以表其德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逸曰紛盛貌脩遠也言己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衆異也濟曰內美謂忠貞也言內有忠貞外有材藝之遠能扈戶字江離與辟芷兮逸曰扈披也楚人名披為扈江離芷皆香草也辟幽也芷幽而香良同逸注紐五臣作紉秋蘭以為佩汩于筆余若將不及兮逸曰紐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言己脩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紐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汩去貌疾若水流也良曰紐結也言己脩身清潔披香草以為服飾也汩疾也言歲月行疾若將追之不及也恐年歲之不吾與逸曰言我念年命汩

然流去誠欲輔君心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　銑曰恐年歲不與我相待而年老不得輔於君也

朝搴阰毗之木蘭兮夕攬五臣作擥洲之宿莽逸曰搴取也阰山名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己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勑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屈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己己受天性終不可變易　翰曰言朝升山取木蘭承陽也夕入洲持莽順陰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經冬不凋故屈原取以自喻言讒人困己終不能變易忠直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逸曰淹久也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　翰同逸注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逸曰零落

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士則年老暮晚而功不成 濟曰草木零落言歲晚喻年老也美人喻君也言歲暮年老而不早用賢於國無成功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其此度也

五臣本上無不下無也字 逸曰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佞百草為稼穡之穢讒佞亦為忠直之害也改更也言願君務及年德盛壯之時修明政教棄遠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之法也 良曰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言為穢惡之行何不早改此法度以從忠正之言

乘五臣作策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

逸曰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即可至於治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 向曰騏驥駿馬喻賢

人言君能任賢人我得申展
則導引君入先王之道路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

逸曰昔往也后君也謂湯禹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衆芳喻羣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聲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　銑曰三后謂湯禹文王也純美也粹不雜也衆芳喻衆賢也言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衆賢所在故也

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

五臣作紉

夫蕙茝

昌改切　逸曰申重也椒香木其芳小重之乃香菌薫也葉曰蕙根曰薫也紉索也蕙茝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化非獨索蕙茝任一人也　翰曰雜非一也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紉結也蕙茝香草也皆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聖明雜用賢人豈獨任一人而已

彼堯舜之耿

古迥

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逸曰耿光

也介大也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濟同逸注

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末殞步

逸曰昌披衣不帶貌捷疾也徑邪道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　良曰桀紂夏殷失道之君昌披謂亂也言桀紂若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理之故身至滅亡

惟五臣本有夫字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

逸曰黨朋也論語曰羣而不黨偷苟也幽昧不明也險隘諭傾危也言己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矣　向曰偷苟且也餘同逸注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逸曰憚難也殃咎也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也以諭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

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　銑曰敗績崩壞言我所以不難殃咎諫諍者恐君行事之失崩壞先王之功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逸曰踵繼也武迹也詩曰履帝武敏歆言己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　翰曰言欲忽然奔走先後以為輔翼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先王之迹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逸曰荃香草也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為諭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觀察我之中誠反信讒人與之同怒於我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逸曰謇謇忠言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舍止也言己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為身患然中心

不能自止而不言也　良曰謇謇直言貌我固知直言之為己患恐君之敗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也

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

逸曰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喻君言己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　向曰九陽數謂天也脩長也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我指天欲為君行正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佗

逸曰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己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遁其情而有佗志　銑曰初始成平悔政遯移也言君始與我平議國政後信讒言因改移本情而有佗志

余既不難五臣本有夫字**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逸曰近曰離遠曰別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

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　翰曰傷惜也言我不難離別於君但惜君信讒而數變易

余既滋蘭之九畹於遠兮又樹蕙之百畝　逸曰滋蒔也十二畝為畹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己雖見放流猶種蒔眾香脩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　濟曰滋益也三十畝曰畹樹蓺也蘭蕙草喻行也言我雖被斥逐脩行彌多

畦留夷夷與揭五臣作藒車兮雜杜衡與芳芷　逸曰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芑輿五十畝為畦杜衡芳芷皆香草名也言己積累眾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　良曰言積累眾芳自潔飾其德行

冀枝葉之峻五臣作俊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　逸曰冀幸也峻長也刈穫也言己種植眾芳幸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穫取收藏而成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養眾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

也　向曰葰茂盛貌言我種植衆芳蕙枝葉之盛願待成時收刈藏而饗之喻君養賢以時進用而委其成理

雖萎絶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逸曰委病也絶落也言已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絶落何能傷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行也　銑曰萎絶黄落也衆芳喻衆賢也言我積行為讒邪所害見逐亦猶植芳草為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衆賢志士見而是蕪穢不自脩也

衆皆競進以貪婪力含兮憑不猒乎求索

逸曰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也楚人名滿為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潔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猒飽　翰曰言衆在朝者皆競為進取貪婪財利在身雖滿不知猒足復為求索

羌内恕已以量人兮

各興五臣作興心而嫉妒逸曰羌楚人語詞也以心揆為恕量度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各生嫉妒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濟曰羌乃也言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己以量度他人謂與己同貪若否則各生嫉妒之心譏譖之使不得進用

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逸曰言衆人所以馳騖惶遽者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務衆急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也良曰忽急也言衆人急於勢利而奔走非我所急也我所急者仁義也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逸曰冉冉行貌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恐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向曰冉冉漸漸也立成也言我之年漸漸將至恐脩理名德而不能成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

英逸曰墜墮也言己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英言吞陰陽之精蘂動以香淨自潤澤　銑曰英花也飲香木之露食秋菊之花者取其香潔以合己之德苟余情其信姱苦瓜以練要兮長顑呼感頷乎感亦何傷逸曰苟誠也練簡也顑頷不飽貌也言己飲食好美中心簡練而合道要雖長顑頷飢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　翰曰苟且姱大練擇也且信大擇要道而行雖長饑苦亦何傷於我擥五臣作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逸曰擥持也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落墮也蘂實貌言己施行常擥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　濟曰根本貫拾也蘂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己之忠信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所綺逸曰胡繩香草也纚纚好貌也矯

直也言己行雖據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芳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已 良曰矯舉也纚纚索好貌言舉此香木以自比結索其香草以約束於己

謇五臣作蹇**吾法夫前脩兮非時**五臣作世**俗之所服**逸曰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代遠賢固非今時俗之人所可服行也 向曰謇難也前脩謂前代脩習道德之人服用也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脩道德之人故不為世俗所用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逸曰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己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人欲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銑同逸注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五臣作民**生之多艱**逸曰言己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沉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人受命而生遭遇多艱以隕其身也 翰曰艱

難也言我自傷忠信不合當代故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屯難

余雖好脩姱苦瓜以鞿居衣羈兮謇朝誶而夕替逸曰鞿羈以馬自喻也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為人所係纍也誶諫也詩云誶予不顧替廢也言己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纍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濟曰鞿羈銜勒也言我雖習前聖人之大道而為讒人所銜勒不避難而諫朝諫而夕暮廢棄

既替余以蕙纕思羊兮又申之以攬茝逸曰纕佩帶也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己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引芳茝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良曰纕佩也言君所以廢棄我者以我佩忠信之心故也申重攬持也然我猶攬芳草自結束以執貞節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逸曰悔恨也言己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

我心中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也良曰九數之極也言忠信貞潔我心所善以此遇害雖九死無一生未足悔恨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五臣作民心逸曰靈脩謂懷王也浩猶浩浩浩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言己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見省察萬人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銑曰浩蕩法度壞貌言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察衆人悲苦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謡諑丁角謂余以五臣作之善淫逸曰衆女謂臣衆也蛾眉好貌謡謂毀也諑音啄猶譖也淫邪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善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妬嫉忠正言己淫邪不可任也翰曰衆女諭讒臣也蛾眉美女諭忠直也謡諑謂譖毀也言讒邪之人妬我忠直皆譖毀之謂我善為淫亂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面規矩

而改錯倉故 逸曰偭背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言今時之工才知彊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化危君國也 濟曰規矩法則也言工巧之人背違繩墨妄為法則改古之道妄置其妙敗材木而不堅固讒佞之人巧為言語離聖人之法亦必敗國危政

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逸曰追隨也繩墨所以正曲者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仁義之道背棄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 良曰言背墨繩之直而從其曲則屋壞苟為邪佞競合當代以取容媚不依法度則國亡矣

忳屯鬱悒余侘丑加傺丑例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逸曰忳徒昆切憂貌也侘傺失志貌侘丑加切猶堂堂立貌也傺丑世切

住也楚人名住曰傺言我所忳忳而憂中心鬱悒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時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也　向曰忳鬱憂思貌悒不安也言我憂思而失時者以不能隨代求容媚故獨窮困於當時

寧溘苦合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逸曰溘猶奄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骸流亡不忍以忠正之性為邪淫之態也　銑曰言我終不忍為邪佞之態以自全

鷙鳥之五臣本無之字不羣兮自前代五臣作世而固然逸曰鷙執也謂能執服衆鳥鷹鸇之類也以喻忠正言鷙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代固然非獨於今　翰曰鷙鳥鷹鸇之屬此鳥執志剛厲不與衆鳥同羣忠正之士者亦守節不隨俗為諂媚從前代固如是非但於我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逸曰言何所有圜鑿受方枘而能合者誰

有異道而相安邪言忠佞不相為謀也濟曰方木圓穴不可相合邪佞忠正異道而誰肯相安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呼候逸曰抑案也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己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良曰我所以屈心案志者將欲忍過除其深恥誅讒佞清朝廷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逸曰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代聖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向同逸注

悔相道之不察五臣本有兮字

延佇乎吾將反逸曰延長也佇立貌詩云佇立以泣言己自恨視事君之道不明察當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己之志銑曰悔恨相視察審也

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逸曰迴旋也迷誤也

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　翰曰廻車復路將還也

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逸曰步徐行也澤曲曰皋土高曰丘四隤曰椒丘言己欲還則徐徐行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　濟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言我行蘭澤馳上椒丘且止息以待君命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五臣本無復字**脩吾初服**

逸曰退去也言己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將復去脩吾初始清潔之服　良曰尤過也言我將進入以相君事恐重離過患故將退去餘同逸注

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逸曰製裁也芰陵也荷扶渠也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己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芰荷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脩善益

明向日製裁集合也芰荷水草言裁合此物而為衣裳以自脩潔也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逸曰岌岌高貌陸離參差衆貌也言已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　銑曰言君不知我我亦將止然既不見用我將高冠長佩整威儀以異衆芳與澤其雜糅女又兮唯昭質其猶未虧逸曰芳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澤糅雜也唯獨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己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　翰曰芳香澤潤也言我有香潤之德雜會於己不得施用唯獨守其明潔之質猶未為自虧損也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逸曰荒遠也言己欲

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　濟曰忽疾往去也言已不見明故疾反顧遠視四荒之外去以求知己者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逸曰菲菲猶勃勃也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已雖欲之四荒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不以遠故改其行　良曰繽紛盛貌菲菲香氣也言我雖去四荒亦整其衣服佩忠信芳香之行彌加明潔

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

逸曰言萬人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　向日言人性所樂各自不同或好財利或愛邪佞而我獨以脩正直之道為常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五臣作何

逸曰懲艾也言已好脩忠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　銑曰言我執忠貞之心雖遭支解亦不能

變於我心更何所懼懲懼也女嬃須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五臣作罵予逸曰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申重也言女嬃見已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翰曰言我行不合時故牽引古事而罵詈我曰鮌五臣作鯀婞胡到直以亡五臣作方身兮終然夭乎羽五臣本有山字之野逸曰女嬃詞也鮌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葉而生鮌婞音脛狠也蚤死曰夭言堯使鮌治洪水婞狠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於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屈原於鮌不承君意亦將遇害　濟曰此女嬃之言也鯀禹父堯臣也堯使治水鯀狠戾不用堯命終被殛於羽山之野而早死焉言原不承君意亦將遇害汝何博謇五臣作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逸曰女嬃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好脩謇謇姱異之節不與衆同而見憎惡於世　向曰嬃數

謗原云汝何博好古道於蹇難之世好脩直節獨為姱大之行薋茲菉綠葹失移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逸曰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詩曰楚楚者薋又曰終朝采菉三者皆惡草也以喻讒佞盈滿也判別貌也女嬃言衆人皆佩薋菉枲耳為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棄也銑曰薋菉葹皆惡草以喻讒佞判別也嬃言衆人皆體薋菉之行盈滿於朝汝獨佩蘭蕙之德判別不同故見棄斥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逸曰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知時莫識言己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翰曰屈原遭姊之罵困邪佞之惡不可門到戶說於人誰能察我情之是非乎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逸曰煢孤也詩曰哀此煢獨予我也言時俗之人皆行佞偽相

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𤒱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之也　濟曰言世俗之人並相進舉以為朋黨而我忠耿孤獨誰肯聽我而用之

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

逸曰節度也歷數也言己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前代成敗之道而作此詞者也　良曰中得也喟歎憑滿歷行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歎息憤滿而行澤畔矣

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

逸曰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己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行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秘要以自開悟　向曰沅湘江水名重華舜也葬江南言己行聖人之道不容當代故將濟江南行就舜以陳說之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逸曰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

下啓能承志續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叙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　銑曰啓開也九辯九歌禹樂名言禹開樹此樂而太康娛樂自縱而喪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逸曰圖謀也言夏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　翰曰言太康不思先王之業不顧禍難以謀其後故使五弟失尊位家於閭巷

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

逸曰羿諸侯也田獵也封狐大狐也言羿為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田獵又射殺大狐　濟曰羿夏之諸侯淫佚田獵又好射大狐犯天之孽以亡其

國固亂流其鮮終兮浞任角又貪夫厥家逸曰鮮少也浞寒浞羿相也厥其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人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衆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也　良曰厥其家妻也言羿以夏衰亂代而取其政而又為荒淫之行故為浞弑其身貪取其妻以亂易亂故其鮮終澆五弔身被服彊圉兮縱欲而不忍逸曰澆寒浞子也彊圉多力也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也　向曰言澆恃多力故肆情縱欲不忍其誅以殺夏后相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逸曰康安也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墮也言澆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首顛隕而

墮地也論語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左氏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三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銑同逸注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 逸曰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為殷湯所誅滅 翰曰桀夏亡王也言常背天違道乃遂逢殃咎為湯所誅

后辛之菹醢兮殷

宗用而不長逸曰辛殷之亡王紂名也藏菜曰菹肉醬曰醢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祀黃鉞行天罰殷宗遂不得久長也濟曰辛紂殷之亡王也菹醢肉醬也湯禹嚴五臣作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逸曰嚴畏也祗敬也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神人之助子孫蒙福也良曰言湯禹周文皆嚴肅祗敬論議道德無有差殊故得永年舉賢而授能兮脩五臣作循繩墨而不頗逸曰頗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循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易曰無平不頗向曰言文王舉賢用能循先聖法度無有頗僻故能安天下也皇天無私阿兮覽人五臣作民德焉錯七故輔逸曰竊愛為私所祐為阿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明神無所私阿觀萬人

之中有道德人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桀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王　良曰言皇天無私親阿附之理但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者佐而成之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逸曰哲智也茂盛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人之主　翰曰言人有聖明之智茂盛之誠得用為天下之王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人五臣作民之計極　逸曰顧視也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禹湯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人忠佞之謀窮其真偽　濟同逸注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逸曰服服事也言人臣誰有行仁義而不可任用誰有不行信義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可立非善則行不成　銑曰孰誰服用也言人臣誰有不義不善而

可任用者也阽詹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逸曰阽猶危也言己正言危行身將危亡上觀初代仗節之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向曰言危身危行所以將死今觀我之初志終竟猶未為悔行不量鑿而正枘而銳兮固前脩以葅醢逸曰量度也正方也言工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代脩名之人以獲葅醢龍逢梅伯是也銑同逸注曾歔許居欷許教余鬱悒兮哀朕時之不當逸曰曾累也歔欷懼貌也言我累息而懼鬱悒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葅醢之日翰曰言累益歔欷而憂思有哀我不值明聖之君屬昏闇之代攬五臣作擥茹如吕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平逸曰茹柔耎也霑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

自傷放在山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猶引取柔耎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悲故失仁義也　濟曰茹臭也蕙香草以諭忠貞之心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烏計兮溘苦合埃風余上征逸曰敷布也耿明也言己覩禹湯文王脩德以興天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葅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省念仰訴於天則中心的明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得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己情緩憂思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凰別名也山海經鷖身有五采溘猶奄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時俗遠羣小也良同逸注

朝發軔刃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五臣作懸　逸曰軔支輪木也蒼梧舜所居縣圃神山也在崑崙之上淮南言崐崘縣圃雖乃通天言己朝發帝舜

之居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向日
軔車輪也蒼梧舜所遊懸圃在崐崙山仙人所居言朝
夕遠遊神仙之山欲少留此靈瑣先果兮日忽忽其將暮逸曰靈以喻君
瑣門鏤也文如連鎖楚王之省閤也言己誠欲少留於
君之省閤以須政教日又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
己衰老也銑曰靈君也瑣門閤也言我欲少
留於君之省閤日又忽然將夜言年已衰老吾令羲
和弭節兮望崦於廉嵫茲而勿迫逸曰羲和日御也弭按也崦嵫日所入之山也
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
行望日所奔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君也
翰曰言我使羲和按節徐行望日不使迫於崦嵫山也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
下而求索逸曰脩長也言天地廣大其路漫漫遠而且長不可卒徧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

已合志者也

濟曰漫漫遠遠貌

飲余馬於咸池兮揔余轡乎扶桑

逸曰咸池日所浴也揔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言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潔己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　良曰飲馬咸池結轡扶桑言遠遊冀得延年也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

五臣作逍遙

以相羊

逸曰若木在崐崘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聊且也須臾相羊皆遊也言已揔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游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不得過　向曰逍遙相羊皆遊也言我折取若木之枝擊日御使迴且相羊而遊也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逸曰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喻君

命言己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　銑曰月喻清白之臣風喻號令言我使清白之人求賢使風伯奉君命以告天下

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五臣作我**以未具**逸曰鸞俊鳥也皇雌鳳以喻明知之士也雷為諸侯以興君言己使仁知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惰告我嚴裝未具　翰曰鸞皇靈鳥喻仁智之士雷師喻君餘同逸注

吾令鳳凰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逸曰言我使鳳凰明知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逢遇之　濟同逸注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五臣作電**而來御**音迓逸曰回風曰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己使鳳凰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己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　良曰飄風雲霓以

諭佞人也言我將求志士欲與共事於君反見邪惡之人相帥與屯結謀迎我使離舊德變節隨邪佞之徒

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逸曰總總猶傳傳聚貌也班亂貌也陸離分散也言己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傳傳相聚作離作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而不可知之也　向曰紛亂也　餘同逸注

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逸曰帝謂天帝也閽主門者閶闔天門也言己求賢不得疾惡讒佞將上愬天帝使閽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　銑曰閽主門人也言己惡讒佞將上訴於天帝使閽人開天門閶闔人又倚天門望而拒我不得入

時曖曖其將罷五臣作疲兮結幽蘭而延佇逸曰曖曖昏貌罷極也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而長立有還意也　翰曰言時代昏闇周行疲極不遇賢明故結香草自

潔長立而無趍向世溷呼本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逸曰溷亂也濁貪也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妬忠信　濟曰蔽隱也言時代亂濁不能分別好惡好隱人美行嫉妬忠良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力宕風而緤息列馬逸曰濟度也淮南子曰白水出崐崘之源飲之不死閬風山名在崑崙上緤繫也言我見中國溷濁則欲度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白水潔淨閬風清明言己脩潔白之行不懈怠也　良曰白水神泉也閬風仙山也緤係也言世皆濁亂將濟神泉升仙山係馬以遠濁世而自潔清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逸曰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己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為之悲而流涕　向曰高丘楚山名女神女喻忠臣也言我將遠志忽反顧楚國無忠臣心為之悲而流涕溘吾遊

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逸曰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繼續也言我遊奄然至於青帝宮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復折瓊枝以續佩守行仁義志彌固也　銑曰見萬物始生乃折取瓊草之枝以續佩帶重其鮮潔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逸曰榮華喻顔色也落墮也相視也貽遺也言已既脩行仁義思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顔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與俱事君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逸曰豐隆雲師虙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虙妃者欲與幷力也　濟曰虙妃洛水神以喻賢臣言我使雲師求賢臣所在聘之與同治也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逸曰纕佩帶也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述禮意也言既見虙妃則解我佩帶之

王以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為媒理也伏羲時淳朴故使其臣　良曰言我既見虙妃解佩帶取玉結言契令蹇脩為媒以通辭理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呼陌其難遷

逸曰緯繣乖戾也呼麥切遷徙也言蹇脩既持其珮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　向曰紛亂也總總聚也言將通佩玉神女讒人亂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忽為乖戾而難移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于鬼槃

五臣作盤　逸曰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言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洧槃水名也禹大傳曰洧槃之水出崦嵫之山言虙妃體好清潔暮所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槃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　銑曰窮石弱水出處洧槃水名出崦嵫山夕舍窮石朝沐洧槃言遯世之士遠趨清潔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

遊逸曰倨簡曰驕侮慢曰傲康安也言虙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無事君之意

翰曰淫久也言隱居之人自保其美德以驕傲於世日日安樂久遊無意以匡君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逸曰違去也改更也言虙妃雖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去相棄而更求賢 濟曰言隱居之人信有美德而不崇禮敬不可與事君 當遠棄此人改求賢者共同志事君也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五臣作天乎余乃下逸曰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 銑曰言觀視四方之極周遍求賢不得我乃復下來

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嵩之佚逸女逸曰偃蹇高貌有娀國名也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子以諭貞賢也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言有娀氏有美女為

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瑤臺高峻睹有娀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 良曰瑤臺玉臺也娀女契母簡狄喻貞賢也

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

逸曰鴆惡鳥也明有毒殺人以喻讒賊言我使鴆鳥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 向曰鴆惡鳥喻讒佞言我使讒佞之人往聘忠賢讒佞所疾故云不好

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他周巧

逸曰逝往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而無要實復不可信也 銑曰雄鳩多聲佻輕也言我使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輕巧而不信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

逸曰適往也言已令鴆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雄鳩多言少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也 翰曰言鴆鳩皆不可信故猶豫狐疑而不能決定欲自往以無媒介不可也

鳳凰既受

詒異眉兮恐高辛之先我逸曰高辛嚳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嚳次妃有娀氏女生契言己既得賢智之人若鳳凰受禮遺將恐帝嚳以先我得簡狄也　濟曰詒遺也高辛帝嚳也言我得賢人如鳳凰者受遺玉帛將行就聘又恐帝嚳先我而得之帝嚳諭諸國賢君欲遠集五臣作進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逸曰言己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又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忘憂也　良曰言求忠賢不得欲往遠方又兼無所止且浮觀而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逸曰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也姓姚氏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處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

顯功也是不欲遠去貌　向曰言遠遊微隱不遂求
賢不得美少康留立而成功是原不欲遠去之意　理
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　逸曰拙鈍言己欲效少康
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鈍
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　銑曰言我欲留聘二
姚又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無巧辭導引不能堅固使
君回
移　時　五臣作世　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逸曰再言
時溷濁者
懷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中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
翰曰溷亂也言時代亂濁嫉妬賢良蔽隱美行稱揚
邪
佞　閨中既以　王逸本
無以字　邃遠兮哲王又不寤　逸曰小門謂
之閨邃深也
哲知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邃遠忠言難通
指語不達自明智之主尚不覺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
是也何況不智之君而以闇蔽固其宜也　濟曰閨中
宮門中也言宮中深遠視聽難通故哲智之王不能覺

察忠佞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五臣有而字與此終古逸曰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居乎意欲復去也　良曰言我懷忠信之情無所啓發安能忍而與昏主終古居乎復將遠去索所草瓊茅以筳廷篿專兮命靈氛為余占之逸曰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筳小破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卜曰篿靈氛古明占吉凶者言己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筳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靈氛占其吉凶　向曰筳竹算也靈氛古之善占者言取草算命靈氛使卜占去住之理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逸曰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己宜以時去之也　銑曰曰者靈氛語辭也兩美謂君聖臣忠也言如是則必相合孰誰也楚國誰

能信明善惡欲脩行忠正慕己之德者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逸曰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君臣可止乎　翰曰靈氛言天下九州之地甚寬博曰勉遠逝而無狐王逸本無狐字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逸曰爾女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君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　濟曰靈氛曰但勤力遠去誰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時五臣作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逸曰眩曜惑亂貌屈原荅靈氛曰當時之君皆暗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己乎是難去之意　良曰言當代之君皆闇昧惑亂誰能察我之善惡而用之乎原以此荅靈氛難去之辭也人五臣本作民好去聲惡烏故其不同兮惟此

黨人其獨異逸曰黨鄉黨楚國也言天下萬人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向曰好愛惡憎也言人皆有愛憎之性不同惟楚鄉之人更甚異戶服艾以盈要平兮謂幽蘭其不可佩逸曰艾白蒿也盈滿也言楚人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云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近也銑曰言楚國家門比戶皆服艾草滿於要帶謂蘭不堪佩帶言皆好讒佞謂忠正不可行於身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池貞美之能當逸曰察視也珵美玉也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曜自行照言時人無能識臧否觀視眾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難翰曰覽視也言楚人視草木猶未知香臭之宜豈能辨玉之臧否而當之乎玉喻忠貞言忠貞之難知也蘇糞

壤以充幃暉兮謂申椒其不芳逸曰蘇取也充滿也壤土也幃謂之幐幐香囊也言取糞土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香言近小人而遠君子　濟曰幃香囊言取糞壤滿香袋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帶此喻近邪佞遠忠貞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逸曰此言己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狐疑念楚國也　良曰言己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不忍棄忠直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所而要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下來願懷椒糈要之使筮吉凶　向曰糈米也所以享神言巫夕從天下來我則懷椒米要而享之以問吉凶也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逸曰翳蔽也繽盛貌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己椒糈則將百神

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迎我知己之志銑曰繽衆多貌言巫咸得己擬糈則領百神蔽日而下舜又使九疑之神衆來相迎言賢聖知己之志皇剡剡琰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逸曰皇皇天也剡剡光貌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尤吉善也向同逸註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紆縛之所同逸曰矩法也矱於縛切度也言當自勉上求明君下索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化也濟曰曰巫咸辭也勉彊也上謂君下謂臣矱度也言當自勉彊上求明君下訪賢臣求法度與己同者因共為治此巫咸之言湯禹儼而求合兮摯臯五臣本作咎繇而能調逸曰儼敬也合匹也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力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良曰調和也言湯禹至聖尚敬承天命求合己

之賢臣伊尹咎繇之徒相理陰陽而安天下**苟中情其好脩兮**五臣本有又字**何必用夫行媒**逸曰行媒喻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之　向曰苟且也言且中心好善常自脩潔則明君自當舉作何必須左右之達**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逸曰說傅說也傅巖地名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懷道德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　銑曰說賢人代胥靡刑人操築於傅氏之巖武丁殷王名夢得賢相因使刻所夢之形求得說於傅巖委任之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逸曰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化興蓋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

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為師 翰曰遭遇也呂望太公也避紂之亂鼓刀為屠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遇而舉之竟立大功

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逸曰甯戚衛人該備也甯戚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為御備輔佐也 濟同逸注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 五臣本作而字 未央 逸曰晏晚也央盡也言己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然年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遭遇 良曰言我所以求輔於君者將及年歲未晚以成德化 餘同逸注

恐鵜弟鴂挂之先鳴兮使 五臣本有夫字 百草為 五臣本無為字 之不芳 逸曰鵜鴂一名買鶬常以春分鳴也言我恐鵜鴂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成以喻讒言先使忠直之士被罪過也 向曰鵜鴂鳥名秋分前鳴

則草木彫落言我常恐此鳥之鳴使草木不芳香也喻讒臣為言以害忠良矣

何瓊珮之偃蹇兮衆薆愛然而蔽之 逸曰偃蹇衆盛貌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衆人薆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 銑曰瓊玉也偃蹇盛貌以喻德也衆小人也薆亦盛也言我有美德為小人衆盛而蔽之

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妬而折之 逸曰信亮也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恐妬我正直欲必折挫而敗也 翰曰此黨謂楚國也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逸曰言時俗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 濟曰繽紛亂也淹久也言世亂變易不可住也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逸曰荃蕙皆香草言蘭芷之草變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 良曰茅惡草以喻讒臣

也言時代昏亂君子變為小人忠信化成邪佞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

五臣本無蕭字艾也五臣本無也字逸曰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

今皆佯愚向同逸注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逸曰言士人所以變直為

曲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士之故銑曰言明智之士佯愚者豈有他故為君不好脩潔之士而自

損害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逸曰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

也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翰曰蘭懷王

弟也羌乃也言我以蘭為可怙恃乃無實材但容貌長大而已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

引五臣本作列乎衆芳逸曰委棄也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引於衆賢之位

而無進賢之心也濟同逸注椒專佞以慢慆吐刀兮榝殺又欲充其佩幃音揮逸曰椒楚大夫子椒也慆淫也榝茱萸也似椒而非以諭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也以諭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間而行淫慢諂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皆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良曰言子椒專佞而為慢淫似賢而非賢列大夫位在君左右不為忠正之行如茱萸之在香囊妄充佩帶而無芬芳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逸曰干求也祇敬也言子蘭子椒苟欲求進自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向曰言子蘭子椒既自求進而務入君之祿何賢人之能敬而舉之固時俗之從流五臣本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逸曰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

乎疾之甚也　銑曰固此諂佞之俗流行相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容身乎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逸曰言覩子椒子蘭變節若此豈況朝廷衆臣不為佞媚以容其身邪　翰曰子椒子蘭尚變節若此何況衆賢而不從俗以自容身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逸曰歷逢也茲此也言己內行忠正外佩衆芳此誠可貴重不遭明君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　濟曰惟此原自屬也　言我內懷忠正外佩衆芳餘同逸注芳菲菲而難虧兮芬五臣有兩芬字至今猶未沬亡貝反逸曰虧歇也沬已也言己所行芬芳誠難虧歇至今尚未已也　良曰虧損也言己芳非之盛誠難損歇雖遭棄逐至今猶未已也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逸曰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己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浮游以

求同志向曰女同志人也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逸曰上謂
君下謂臣　銑曰言脩飾及盛壯之時周遍遠觀四方有君臣上下賢明者欲往就之靈氛既告
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逸曰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
而遠行　翰曰歷選也言靈氛告我遠去君我今選擇吉辰良日將行訪賢君折瓊枝以為羞
兮精瓊爢音靡以為粻音張逸曰羞脯也精鑿也爢屑也粻粮也言我將行乃折瓊枝以
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儲粮飲食香潔冀以延年也　濟同逸注為余駕飛龍兮雜瑤
象以為車逸曰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知之獸載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德似龍玉而世俗
莫識也　良曰飛龍喻道瑤玉名以比君子之德言我遠遊但駕此道德以為車何離心之可

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逸曰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己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也　向曰離別也言忠佞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自疏遠也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逸曰邅轉也楚人名轉為邅言己設去楚國遠行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　銑曰以求所安餘同逸注揚志五臣無志字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逸曰揚披也晻藹翳陰貌鸞鸞鳥也以玉作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言從崑崙將遂升天披雲霓之翳藹排羣佞之黨羣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　翰曰揚舉也雲霓虹也畫之於旌旗晻藹旌旗蔽日貌玉馬珮也鸞車鈴也啾啾鈴佩之聲言我去國亦守節度而行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逸曰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言己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

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濟曰軔車輪也東極曰天津西極日所入也言朝發東方夕至西極順天道也鳳凰翼五臣作紛字其承旂兮高翺翔之翼翼逸曰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蛇為旂翼翼和貌也言己動順天道則鳳凰來隨我車敬承旌旗高飛翺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　良曰言我行順天道故鳳凰承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己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逸曰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於流沙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容與遊戲貌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遊戲雖行遠方動以清潔自洒飾也　向曰流沙西極赤水出崑崙山容與遊戲貌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逸曰擧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度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渡我動與神獸聖王相

接言能渡萬人之厄　銑曰麾招梁橋也西皇少昊也
言我招蛟龍使為橋告少昊濟渡言能感神獸聖帝相
接　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　逸曰艱難也騰過
也言崑崙之路險
阻多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使從邪徑以相待也
以言己所行車遠莫能及　翰曰言遊崑崙山道路長
遠而多險難故令衆車奔騰於邪
徑相待言己遊高遠莫能及也　路不周以左轉兮指
西海以為期　逸曰不周山名在崑崙山西北轉行也指
語也期會也言己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
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
不合於俗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己同志也　濟
同逸
注　屯余車其五臣無其字千乘兮齊玉軑大而並馳　逸曰
屯陳
也軑轄也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為車轄並
馳左右從己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　良曰屯

聚乘車也軑車轄也車所以載己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馬聚千乘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己所在可馳走也

駕八龍之婉婉於阮兮載雲旗之委移五臣作逶迤逸曰婉婉龍貌言己駕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移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己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己德如雲雨能潤施　向曰八龍八節之氣也委移長貌言我所往皆與神遊故可御氣為載雲為旗也婉婉美貌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逸曰邈邈遠貌也言己雖乘雲龍猶自抑志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　銑曰言我雖御氣乘雲抑志按節徐行以候世人其邈遠莫能逮及也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逸曰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九韶舜樂也尚書曰簫韶九成言己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遊

戲媮樂而已翰同逸注陟升皇之赫戲平兮忽臨睨五計夫舊鄉逸曰皇皇天也赫戲光明之貌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陟崑崙過不周度西海舞九韶升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楚國愁且思也濟曰陟升言我升天庭對光曜忽復下視楚國而愁思也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奇員局顧五臣無顧字而不行逸曰僕御也懷思也蜷局詰屈不行貌也屈原設去時離俗周天匝地意不忘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失以辭自見以義自明也良曰懷歸也蜷局不進貌言我升天下見楚國御者悲泣我馬思歸蜷局迴顧而不肯行也此終志不去故辭義自明亂曰逸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行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

懷乎故都逸曰已矣絶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屈原言已矣者我懐德不見用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傷之詞也言衆人無有知己已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　向曰言時代無知我之忠正者又何須歸於楚國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逸曰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善政我將自沉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銑同逸注

九歌四首

屈平銑曰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好祠作鼓舞以樂諸神原既遭放逐含懷憂恚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辭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言事神之歌下寄見䟽之情以諷焉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

王逸注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為作九歌之曲託之以諷諫也

東皇太一 濟曰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趣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逾兮上皇 逸曰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也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己將脩祭祀必擇吉辰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 向曰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撫長劍兮玉珥餌璆鏘鳴兮琳琅逸曰撫持也珥謂劒鐔也劒者所以威不服衛有德故撫持之也璆琳琅皆美玉名也鏘珮聲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己供神有道乃使靈巫佩持好劒以辟邪惡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玉玉鏘五音而和且有節度 翰曰玉珥劒鐔也璆

琳琅皆玉名以之為珮鏘鏘然而鳴

瑤席兮玉瑱鎮盍將把兮瓊芳逸曰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己脩飾清潔以瑤玉為席美玉為瑱靈巫何不持乎乃把玉枝以為香 濟曰言靈巫何不持瓊枝以為芳香皆取美潔也

蕙肴蒸兮蘭藉慈夜奠桂酒兮椒漿逸曰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桂酒切桂以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己供待彌敬及以蕙蒸有芳蘭為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 良曰以蕙草蒸肉以蘭藉飲食以桂置酒中以椒置漿中皆取芬芳也有肉也蕙蘭皆香草也奠祭也桂椒皆香美木

揚枹浮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逸曰拊擊也疏希也言膳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浩大也言己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 銑曰揚舉也枹鼓

杖也使疏節布緩而安音清歌復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極其情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

逸曰靈謂巫也偃蹇舞貌也姣好也服飾也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滿堂室也　向曰菲菲香氣也

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逸曰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也繁衆也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己重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已歡欣厭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為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降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翰曰繁會錯雜也君謂東皇也欣欣和悅貌言脩潔酒食極陳鼓樂神常歡歆而降之福自傷忠信事上卒不見明而遭放棄以至危苦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巨員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逸曰華采五色也若杜若也言己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飾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巫迎神道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爛光貌也昭昭明貌也未央未已也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神顏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安留見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長無極已 良曰蘭若皆香草也靈巫也連蜷導引神貌央極也言將祭祀之事先使靈巫沐浴蘭芳衣五色之服務其芳潔又飾若英也導引也雲中君使留心於此神光爛然明明無極雲中君雲師屏翳也

蹇將憺徒濫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逸曰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神既至在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

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與而日月暗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銑曰蹇辭也壽宮祠神所也神既安樂德又光明乃與日月齊也

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周章

逸曰龍駕言雲神駕龍帝謂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衣言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翺翔周流往來且游且翺也向曰言神駕雲龍之車為五方帝服翺游周章往來迅疾貌

靈皇皇兮既降猋必遙遠舉兮雲中

逸曰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也降下也言神來下其皇皇而美有光文也猋去疾貌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猋然遠舉復還其處翰曰雲中神所居

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逸曰覽望也兩河間曰冀州餘猶他方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窮極也言雲神出入

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者也　濟曰言神所居高絶下覽冀州橫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冀州堯所都也思有道之君故覽之

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𢥞𢥞五臣作忡忡

逸曰君謂雲神𢥞𢥞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忘己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中心煩勞而𢥞𢥞　良曰夫君謂靈神以諭君也言夫君所居高遠下制有國我之思君終不可見故歎息而憂心也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逸曰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土地肥饒又有險阻故其神常安不肯游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蹇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

可居者為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為堯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二女銑曰君湘水神也蹇語辭也言神樂其所居猶豫不降於此誰將留待於中洲乎欲神之速至也

美要眇妙**兮宜脩沛**普賴**吾乘兮桂舟**逸曰要眇好貌也修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脩飾也沛行貌也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己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　向曰思神容儀美好又宜脩飾也我復乘桂舟以迎神也舟用桂者取香潔之異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逸曰沅湘水名言己乘船常恐危殆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順徑徐流則得安也翰曰願神使波安流而我不危殆也沅湘二水名

望夫君兮歸五臣作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逸曰君謂湘君參差洞簫也言己瞻望於

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君當復誰思念 良曰夫君神也謂神肯來斯而我作樂吹聲參差當復思誰言思神之甚

駕飛龍兮北征邅陟連吾道兮洞庭 逸曰屈原思神略垂意念楚國駕飛龍北行還亟歸故居也邅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己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安委曲之徑欲急至也 良曰原思既畢念反楚國願駕飛龍北行轉道於洞庭湖上而直歸也

薜薄閉荔麗拍兮蕙綢承五臣作采荃七全橈兮蘭旌五臣作旗 逸曰薜荔香草也拍搏壁也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荃香草也橈小檝也屈原言己居家則以薜荔搏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舟船則以荃為檝櫂蘭為旌旗動以香潔自脩飾也 銑曰薜荔蕙荃蘭皆香草也原言我居家縛香草以搏四壁亦以為檝棹亦以為旌旗芬芳潔清有如此也

望涔岑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逸曰涔陽者江碕名也近附郢極遠也浦涯水也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海之遠浦附郢之碕以泄憂念横度大江揚己精誠冀能感悟懷王使還已也　向曰涔陽浦接於楚都極遠也言我遠游此浦將横絶大江揚其精誠於君側冀君感悟復命我也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爰**兮為余太息**逸曰極已也女謂女須也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己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嬃牽引責之數為己太息悲傷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　翰曰女謂屈平姊女嬃也言我揚精誠未已女嬃牽引時事以為不變節從俗終不可而為我歎息也

横流涕兮潺仕連**湲**為元**隱思君兮陫**符沸**側**逸曰潺湲流貌也屈原感女嬃之言亦欲變節而意不能改内自悲傷涕泣横流君謂懷王也陫陋也言己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　良曰潺湲流貌陫陋也感

女嬃之言泣涕橫流隱伏側陋彌思君子**桂櫂兮蘭枻**翊例**斲冰兮積雪**逸曰斲斫也言己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楫斲斫冰凍紛然如積雪言己勤苦　銑曰櫂楫也枻船傍板也桂蘭取其香也言志不通猶乘舟值天盛寒舉其楫棹斲斫冰凍紛如積雪徒為勤苦而不得前**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逸曰搴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己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　向曰薜荔香草也生於陸芙蓉荷華也生於水言己執忠信之行求合於君亦猶入水池之中而采薜荔登山木之末而取芙蓉固無遂理搴取也**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絶**逸曰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絶也言己與君同姓共祖

無離絶之義　翰曰為婚姻者其心不同徒使媒人勞苦恩情不能甚厚者則必輕易離絶事君之道亦類此焉

石瀨兮淺淺 賤 飛龍兮翩翩 逸曰屈原憂愁俯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草野終無所登至也　濟曰瀨湍水也淺淺流貌原既憂怨下視水石淺淺而流仰觀飛龍翩翩而舉物皆遂性我獨不然也

交不忠兮怨長期

不信兮告余 五臣作我 以不閒 音閑 逸曰交友也忠厚也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也言己執履忠貞雖獲罪過不敢怨恨於衆人閒暇也言君常與己期欲其為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閒暇遂以疏遠　良曰言君與臣下為友而臣為不忠則怨而責之己為不信則以為閒爾疾其君初欲與己為治後遂相背焉

朝騁騖兮江皐夕弭節兮北渚 逸曰朝以喻己盛也澤曲

曰臯言己願及朝明己年盛時任重馳騁以行道德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日日衰老弭情安意終於草野　銑曰夕喻衰也喻己盛少之時願驅馳於君前及衰謝之日反安意於草野自歎之辭也騁騖疾行也　弭節安意也

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逸曰次舍也過信為次周旋也言己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己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為伍　向曰言己在江湖之中鳥止於屋水周繞於堂

捐余玦決兮江中遺余珮兮澧禮浦

逸曰玦玉珮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也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遺離也珮瓔琚之屬也言己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己示有還意　濟曰捐遺皆置也玦珮皆朝服之飾置於江澧二水之涯者冀君命己猶可以用也

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逸曰芳洲香草

叢生水中之處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己之儔匹也言己願於芬芳絶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　良曰芳洲多生香草也故於此采杜若焉下女喻賢臣也欲將己之美投於賢臣者思與同志復為治道

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逸曰言日不再中年不再盛也逍遙游戲也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己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游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銑曰自言憂愁欲以決死死不再生何由復遇逍遙容與待君之命兾得盡其誠心焉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逸曰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帝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眇眇好貌也予屈原自謂也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絶異又配帝舜

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而遇暗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　向曰其神儀德美好愁我失志焉

嫋嫋奴鳥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逸曰嫋嫋秋風搖木貌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眾人愁而賢者傷矣　翰曰洞庭湖名言秋風疾則草木搖落江湖生波喻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

登白薠兮五臣本無登字薠作蘋音煩騁望與佳期兮夕張去聲叶韻　逸曰薠草秋生騁平也佳期謂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己願以始秋薠草初生望平之時脩設祭具夕早洒埽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歆饗之也　良曰言己願以此夕設祭祀張帷帳冀夫人之神來此歆饗以喻張設忠信以待君命

鳥萃兮薠中罾何為兮木上逸曰萃集也罾魚網也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罾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

所也　濟曰蘋水草也鳥當集木上今在水中罾宜置水中今在木上以喻己志反覆失所也　沅有芷止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逸曰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　銑曰芷蘭皆香草也喻己之善也公子謂夫人喻君也未敢言者欲待賢主　慌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逸曰言神鬼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水流潺湲也　向曰慌忽無形貌言遠望不見但觀流水潺湲　麋何為五臣作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逸曰麋獸名蛟龍類也言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當處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

翰曰麋當在山野今在庭中蛟當在深泉今在水際以喻君子小人飜覆失所也裔際也

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時制切）（逸曰濟渡也自傷驅馳不出湖澤之域濟曰澤畔曰皋澨水涯也言朝夕往來不出於湖澤之間）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逸曰予屈原自謂也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呼己則願騰駕而往不待侶偶也良曰佳人謂湘夫人也冀聞夫人召我將騰馳車馬與使者俱往喻有君命亦將然矣）

築室兮水中葺（七入）之兮以荷蓋（逸曰屈原困於世上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銑曰葺次也自傷困於世上願築室結次於水底用荷葉蓋之務以清潔託附於神而居也）

荃（七全）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逸曰以荃草飾室壁累紫貝為壇布香椒於堂上向曰荃香草也紫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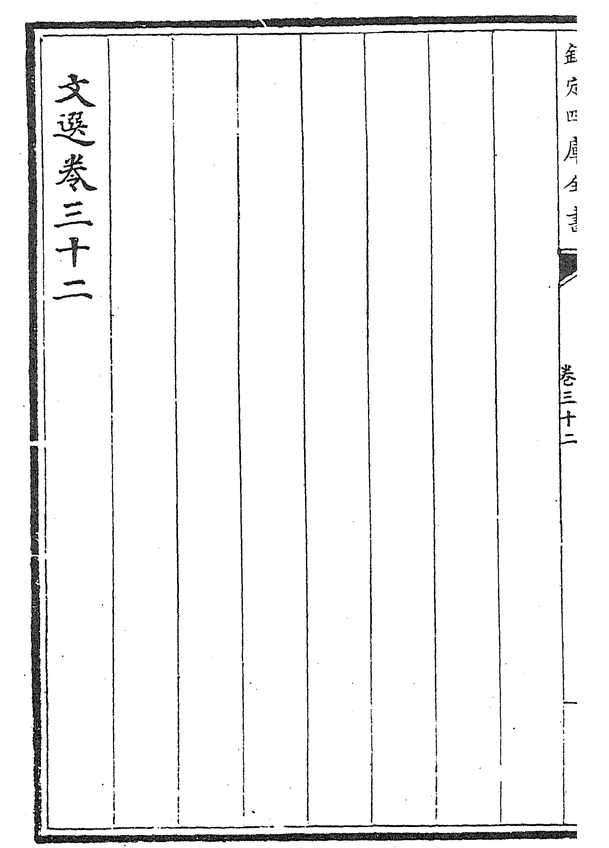
貝椒香木也以此物飾屋壁壇堂也桂棟兮蘭橑老辛夷楣眉兮葯烏角房逸曰以桂木為屋棟以木蘭為榱辛夷香草以作戶楣葯白芷也房室也翰曰桂香木蘭辛夷葯香草也橑椽也楣門楣也又以馨香為房之飾罔薜荔兮為帷擗普覓蕙五臣作蓮櫋彌緣兮既張逸曰罔結也結薜荔為帷帳擗析也以析蕙覆櫋屋濟曰櫋屋聯也薜荔蕙皆香草罔結以為帷帳擗析以為屋聯盡張設於中也白玉兮為鎮疏石蘭五臣本有兮字以為芳逸曰以玉鎮坐席石蘭香草疏布陳也良曰以玉鎮坐席也石蘭香草疏布其芳氣芷葺五臣本有之字兮荷屋繚了之兮五臣本有以字杜衡逸曰葺蓋屋也繚縛束也杜衡香草也銑曰芷杜衡皆香草也以芷草及荷葉葺以蓋屋又束縛杜衡置於水中合百草兮實庭建

芳馨兮廡門逸曰合百草之華以實庭也馨香之遠聞者也積之以為門廡也屈原生遭濁世憂愁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衆芳以為殿堂脩飾彌盛行善彌高也　向曰百草皆香草實滿也建樹馨香廡屋也言又以為門屋美所築室於此者欲與夫人為隣也九疑繽兮並迎去靈之來兮如雲逸曰言舜使九疑之山神繽然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衆多如雲　翰曰舜葬九疑山使其山之神靈來迎二女其來之衆繽紛如雲也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牒兮澧浦逸曰袂衣袖也褋襜襦也屈原設託與湘夫人共鄰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　良曰褋禮襜袖襦也皆事神所用也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已無所用也故棄遺之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逸曰汀平也遠者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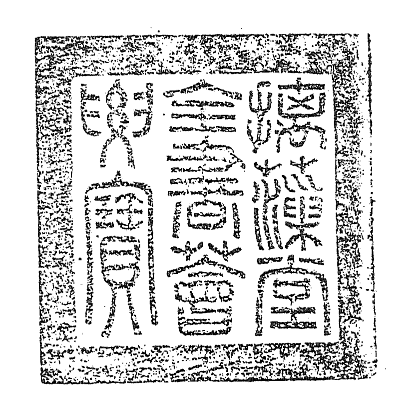
高賢隱士也言已雖欲之九夷絶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采平洲香草以遺之共與脩道德也　濟曰搴取也杜若以諭誠信遠者神及君也

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遥兮容與

逸曰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銑曰驟數也



文選卷三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舉人臣李　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三十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二 集部

文選卷三十三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騷下

九歌二首

屈平　王逸注

秋蘭兮蘪蕪羅生兮堂下 逸曰言已供神之室閒而清淨衆香之草又環其堂

下羅列而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綠葉兮素華五臣本作枝芳菲菲兮襲予上聲逸曰襲及也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葉垂華芳香菲菲上及我也　向曰菲菲香氣皆喻懷忠潔也夫符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五臣本作為兮愁苦逸曰夫人謂萬民也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孫司命何為主握其年命而用思愁苦　翰曰夫凡也蓀香草謂司命也言凡人各自有美愛臣子司命何為愁苦而司主之蓋自傷也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逸曰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草莖葉五色香益暢也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逸曰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盛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成為親親也　濟曰滿堂喻天下也謂天下亦有善人而司命獨與我相目結成親親者為我脩道德

爾謂初與已善時入不言兮出不辭逸曰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出不訣辭其志難知也　良曰司命神初與已善後乃往來飄忽出入不言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逸曰言司命之去乘風載雲其形皃不可得見　良曰乘風載雲以離於我喻君之心與我相背也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逸曰屈原思神略畢憂愁復出乃長歎曰人居世悲哀莫痛與妻子生別離傷也已當之言天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已無新相知之樂而有生離之憂　銑曰喻已初近君而樂後去君而悲也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逸曰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　向曰言神被服香絜儵忽往來終不可逢以喻君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逸曰帝謂天帝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

之際乎幸其有意而顧已　翰曰須待也謂神宿於天帝之郊青雲之際將誰待乎冀君猶待已而命之

與汝游兮九河衝飇起兮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

逸曰咸池星名也盖天池晞乾也詩云匪陽不晞阿曲阿日所行也言已願託司命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潔已冀蒙天祐也　濟曰汝謂司命神也九河天河也衝飇暴風也喻已與君俱行政教於國

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

逸曰美人謂司命也怳失意皃也言已望司命而未肯來臨疾風而大歌冀神聞之而來至也良曰美人神也以喻望君之使未來臨風怳然而大歌也浩大也

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

逸曰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旍旗言殊飾也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昇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掃除邪惡輔仁賢也

銑曰又欲以孔雀翡翠毛為車蓋旌旗飛登於天撫掃彗星也言願將忠正美行還於君前翦讒賊矣

竦長劒兮擁幼艾荃五臣本作蓀**獨宜兮為民正**逸曰竦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持長劒以誅絶惡擁護萬人長少使各得其命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佑之惡者誅之故宜為萬民之正向曰竦執也艾長也蓀香草謂神也言神若能執長劒誅邪臣擁護國之幼長若如此則神實宜為天下萬人之正者矣皆喻其君焉

右少司命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逸曰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女蘿菟絲也言山鬼彷彿若人見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菟絲為帶也薜荔菟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杳忽無

形故衣之以為飾也　翰曰言山
鬼若在於山曲被帶美草以為飾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
慕予兮善窈窕　逸曰睇微眄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容美目盼然又好口齒而宜笑子謂山鬼
也窈窕好皃也詩云窈窕淑女言山鬼之皃既以姱麗
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是故來見其容　良曰喻君初
與已忠誠而用之餘同逸注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　逸曰
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文狸結桂與辛夷
以為車旗言有香潔也　濟曰赤豹文狸皆奇獸也將
以乘騎侍從者明異於眾也又以　被石蘭兮帶杜衡折
芳香草木為車旗者彌以自飾也
芳馨兮遺所思　逸曰石蘭杜衡皆香草也所思謂清潔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脩飾眾香以
崇其神屈原履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馨
相遺以同其志也　銑曰所思謂君也喻已被帶忠信

又以嘉言而納於君也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力知切逸曰言山鬼所處乃在幽昧之內終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德也或曰幽篁竹深言所處既深其路阻險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 向曰幽深也篁竹叢也言已處江山竹叢之間上不見道路險阻欲與神游獨在諸神之後喻已不得見君讒邪塡塞難以前進所以索居於此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

音戶

杳杳冥冥兮羌晝晦

逸曰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獨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言山鬼所在至高雲出其下雖白晝猶冥晦 翰曰表明也雖明然自異立於山上終被雲鄣蔽其下使不通也容容雲出皃 濟曰杳深也晦暗也羌語詞也言雲氣深厚冥冥使晝日昏暗

東風飄兮神靈雨

逸曰飄風皃也詩云匪風飄兮言東風飄然而起則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相

感風而相和屈原自傷獨無和也濟曰自傷誠信不能感君餘同逸注

留靈脩兮憺徒濫忘

歸歲既晏兮孰華予上聲逸曰靈脩謂懷王也晏晚也孰誰也言已宿留懷王冀其還已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疲老誰當復使我榮華也　良曰靈脩謂君也言君若能除去讒邪我則可進留止於君所不然則歲晏衰老孰能榮華我乎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莫盤反叶韻逸曰三秀謂芝草也言已欲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才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　銑曰芝草一歲三秀磊磊石皃蔓蔓葛皃芝草仙藥采不可得但見葛石爾亦猶賢哲難逢諂諛者衆也

怨公子兮悵忘歸逸曰公子謂公子椒也言所以怨公子椒者以其知已忠信而不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

向曰言子椒知已忠信而不肯達之於君餘注同

君思我兮不得閒音閑逸曰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之日召已謀議向曰君縱相思為小人在側亦無暇召我也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逸曰山中人屈原自謂也言已雖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為芬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脩飾君思我兮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作故令狐疑者也翰曰自言居山中以杜若為美飲清潔之水蔭貞實之木君亦有思我之時而讒邪在傍起其疑惑也作起也

雷填填田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素合兮木蕭蕭逸曰言已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猨猴號呴風木摇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或曰雷為諸侯以興於君雲雨冥昧以興佞臣猨猴善鳴以興讒言風以

喻政木以喻人雷塡塡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羣佞聚也猨啾啾者讒夫弄口也風颯颯者政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驚駭也　濟曰塡塡雷聲冥冥雨皃啾啾猨聲皆喻讒言也　良注同

思公子兮徒離憂　逸曰言已恐子椒不見達故遂憂愁　良曰思子椒不能用賢使國若此但使我羅其憂愁也離羅也

右山鬼

九章　逸曰序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江南之野故復作九章章章著也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明著　翰曰原既放逐又作九章自述其志九義與九歌同

屈平　王逸注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逸曰奇異也或曰奇服好服也衰懈也已

少好奇瑋之服履忠貞之行至老不懈 銑曰衰退也原言少好奇服異行雖年老而此心不退**帶長鋏**頰**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五回反 逸曰長鋏劍名也其所握長劍楚人名曰長鋏也崔巍高皃也言己內脩忠信之志外帶長利之劒戴崔巍之冠其高切青雲也 向曰陸離劒低昂皃 切雲冠名**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胡困**濁而莫余知兮**五臣本無兮字逸曰在背曰被寶璐美玉也言己背被明月之珠胥佩美玉德寶兼備行度清白溷亂也濁貪也 翰曰被猶服也明月珠名璐玉名言我冠帶佩服莫不盛美加之忠信貞潔而遭世溷濁無相知者**吾方高馳而不顧**逸曰言時世貪亂遭君蔽闇無有知我之賢然猶高行抗志終不同曲也 濟曰顧世上如此故高**駕青虬兮驂白螭**逸曰言虬螭神獸宜於駕乘以喻賢人清白宜可信馳不顧

任也　濟曰顧驂駕虬螭而遠去也虬螭皆龍類　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登崐崘兮食五臣本作飡玉英逸曰重華舜名也瑤石次玉也圃園也言已想侍虞舜遊玉圃猶言遇聖帝升清朝也猶言坐明堂受爵位　良曰瑤圃玉英皆美言之言願得及聖君游於平代升清朝而食其祿也　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逸曰言已年與天地相敵名與日月同耀也　銑曰言若得值於此時而我年德冀如是也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五臣作於江湘逸曰屈原怨毒楚俗嫉害忠貞乃曰可哀哉南夷之人無知我賢者也旦明也濟渡也言已放棄以明旦時始去遂渡江湘之水言明旦者紀時明刺君不明也　向曰南夷謂楚也莫吾知謂莫知我也言渡水而去之　乘鄂五各渚而反顧兮欸哀秋冬之緒風逸曰

乘登也鄂渚地名也欸歎也緒餘也言已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嚮秋冬北風愁而長歎之中憂思也　翰曰乘登也鄂渚地名反顧楚都也欸歎也緒餘也秋冬之風揺落萬物比之讒佞是以歎焉

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

逸曰邸舍也方林地名言我馬壯強行山皐無所驅馳我車堅牢舍於方林無所載任也以言已才德方壯誠可任用棄在山野亦無所施也　濟曰邸舍也方林地名言馬壯車堅弃在山野喻才行方美不被任用也

乘舲音零船余上沅兮齊吳榜普孟切以擊汰音太

逸曰舲船船有窻牖者也吳榜船櫂也汰水也言已始去乘窻船西上沅湘之水士卒齊舉大櫂而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澤之中也或曰齊悲歌言愁思也　良曰舲船名也吳榜船棹也汰波也

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

逸曰疑惑也滯留也言士衆雖

同力引櫂船猶不進隨水流使己疑惑有意還之者也銑曰容與徐動皃淹留也回水回流也疑滯者戀楚國也

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逸曰枉渚地名辰陽亦地名言己乃從枉渚宿辰陽自傷去國日遠也或曰枉曲也渚沚也辰時也陽明也言己將去枉曲之俗而處時明之鄉向注同

苟五臣本作余五臣本有心等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逸曰苟誠也僻左也言我惟行正直之心路在遠僻之域猶有善稱無害病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夷也翰曰原自解之辭苟且也

入漵浦余儃五臣本作邅陟連切佪五臣本作迴兮迷不知吾之所如逸曰漵水名也迷惑也如之也言己思念楚國雖循水涯意猶迷惑不知所之濟曰漵亦浦類也邅轉迴旋也如往也至此迷惑思君之深也

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余救之所居

逸曰草木茂盛非賢士之道徑　良曰冥冥暗皃猨狖輕捷之獸喻國之昏亂邪巧生焉非賢智所能處也

山峻高以蔽日兮逸曰言險阻危傾也曰日以喻君山以喻臣　銑下幽晦以多雨逸曰言暑濕泥濘也君德幽暗多雨喻臣下　銑曰言臣巧佞蔽於望施恩惠以自樹也霰雪紛其無垠音銀兮雲霏霏而承宇逸曰涉冰凍之盛寒室屋沉沒與天連也或曰日以喻君山以喻臣霰雪以喻殘賊雲以象佞人山峻高以蔽日者謂臣掩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羣下專擅施恩澤也霰雪紛其無垠者殘賊之政害仁賢也雲霏霏而承宇者佞人並進滿朝廷也　良曰霰雪無垠喻讒夫害政雲承於宇喻佞人滿朝垠畔也霏霏雪皃

哀吾生之無樂兮逸曰遭遇讒佞失官祿也幽獨處乎山中逸曰遠離親戚而斥逐也吾不能變心而從俗

兮逸曰終不易志隨枉曲也固將愁苦而終窮逸曰愁思無聊身困極也接輿髡坤首兮桑扈臝力果行逸曰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體避世不仕也桑扈隱士也去衣臝袒效夷也言屈原不容於世引比隱者以自慰　良曰言解裳臝裎以傚夷狄比一人者皆因亂世故以自喻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逸曰以亦用也伍子逢殃兮逸曰伍子伍子胥也為吳王夫差臣諫令伐越夫差不聽遂賜劍而自殺後越竟滅吳故逢殃也　濟注同比干葅莊居醢呼改切逸曰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淫惑妲己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斮朝涉剖孕婦比干正諫紂怒妲己曰聖人之心有七孔於是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葅醢也　濟注同與前世而皆然兮逸曰謂行忠直而遇患害若比干子胥者吾又何五臣本無何字怨乎今

之人逸曰言自古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用忠信滅國亡身當何爲復怨今之君乎　銑曰言覩接輿桑扈伍子胥比干則我亦何怨此自抑之辭也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逸曰董正也豫猶豫也言已雖見先賢執忠被害猶正身直行志不猶豫而有狐疑也昏亂也言已不逢明君思慮交錯心將重亂以終年命　向曰董正也豫猶豫也昏亂也言我但將守正道而不猶豫終思其君使心錯亂以終其年也

右涉江

卜居

逸曰序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原放棄乃往太卜之家卜已居俗何所宜行　翰曰原往太卜之家卜已宜何所居因述其辭

屈平　王逸注

屈平既放三年 逸曰違去郢都處山林也 不得復見 逸曰道路僻遠所在深也 竭智盡忠 逸曰建造策謀披胷心也 蔽鄣於讒 逸曰遇諂佞也 心煩意亂 逸曰意憒悶也 不知所從 逸曰迷瞀眩也 乃 五臣本無乃字 往見大卜鄭詹尹 逸曰稽神明也鄭詹尹工師姓名也濟曰鄭詹尹卜者姓名 曰余有所疑 逸曰意或遑也 願因先生決之 逸曰斷吉凶也 詹尹乃端策拂龜 逸曰整儀容也良曰策著也立著拂龜以展敬也 曰君將何以教之 逸曰願聞其要銑曰曰者詹尹辭也君謂原也何以教者問其要也 屈原曰 逸曰吐詞請也 吾寧悃悃 苦本 款款 逸曰志純也向曰悃欵勤苦

皃朴以忠乎逸曰竭誠信也向曰朴質也將送往勞去聲來逸曰追俗人也斯無窮乎逸曰不困貧也　向曰送往勞來隨俗高下也以此二事問其所宜以下類此寧誅鉏草茅逸曰刈蒿菅也以力耕乎逸曰耕稼穡也將遊大人逸曰事貴戚也以成名乎逸曰榮譽立也　翰曰大人謂君之貴幸者寧正言不諱逸曰諫君惡也以危身乎逸曰被刑戮也將從俗富貴逸曰食重祿也以媮俞生乎逸曰身安樂也濟曰媮樂也寧超然高舉逸曰讓官爵也以保真乎逸曰守玄默也將哫足訾貲慄栗斯逸曰承顏色也喔握咿伊嚅五臣本作嚅音儒唲兒逸曰強笑噱也以事婦人乎逸曰詘蜷局也　銑曰哫訾慄斯承顏色皃喔咿嚅唲彊言笑也以事婦人諂

君之所寵也寧廉絜正直[逸曰志如玉也]以自清乎[逸曰脩絜白也]將突[吐忽]梯滑[骨]稽[逸曰轉隨俗也]如脂如韋[逸曰柔弱曲也]以絜[苦結]楹乎[逸曰順滑澤也向曰突梯滑稽委曲順俗也如脂如韋能滑柔也絜楹謂同諂諛也]寧昂昂[逸曰志行高也]若千里之駒乎[逸曰才絕殊也]將氾氾[五臣本作泛泛逸曰普愛衆也]若水中之鳧乎[逸曰羣戲游也]與波上下[逸曰隨衆高卑]偷以全吾軀乎[逸曰身無憂患翰曰昂昂馬行皃千里駒展才力也泛泛鳧浮皃水中鳧與羣游也與波上下偷以全軀苟自免也]寧與騏驥抗軛乎[逸曰沖天驅也]將隨駑馬之迹乎[逸曰安步徐也濟曰騏驥抗軛喻與賢才齊列也駑馬喻不才之臣抗舉也軛車軛也]寧與黃鵠比翼乎[逸曰

飛雲隅也將與雞鶩爭食乎逸曰啄糠糟也　良曰黃鵠喻逸士也雞鶩喻讒夫也比翼猶並肩也爭食爭食祿也鶩鴨也此孰吉孰凶逸曰誰喜憂也何去何從逸曰安所由也銑曰問詹尹吉凶之所從也世五臣本作俗溷胡困濁而不清逸曰貨賂行也蟬翼為重逸曰近讒佞也千鈞為輕逸曰遠忠良也　向曰隨俗顛倒重小人輕君子也三十斤曰鈞黃鍾毀棄逸曰賢隱藏也瓦釜雷鳴逸曰愚讙訟也　翰曰黃鍾樂器喻禮樂之士瓦釜喻庸下之人雷鳴者驚眾也讒人高張去　逸曰居朝堂也賢士無名逸曰身窮困也　濟曰高張居廟堂也于嗟嘿嘿兮逸曰世莫論也誰知吾之廉貞逸曰不別賢也　良曰嘿嘿不言皃詹尹乃釋策而謝逸曰愚不能明　銑曰釋捨也謝辭也

曰夫尺有所短逸曰騏驥不騁中庭寸有所長逸曰雞鶴知時而鳴物有所不足逸曰地虧東南角也智有所不明逸曰孔子尼陳蔡也數有所不逮逸曰天不可計量也向曰逮及也神有所不通逸曰日不能夜照也用君之心逸曰所念慮也行君之意逸曰遂本操也龜策誠不能知此五臣本無此事逸曰不能決君之志

漁父逸曰序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翰曰漁父避世而隱於漁者也原因而敘焉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逸曰身斥逐也遊於江潭逸曰戲水側也行吟澤畔逸曰履荆棘也顏色憔悴逸曰皯黴黑也皯古旱切黴力遲切形容枯槁考逸曰癯瘦瘠也漁父見而問之逸曰怪屈原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逸曰謂其故官何故至於斯逸曰曷為遭此患也良曰三閭大夫原故官屈原曰世人五臣本無人皆濁逸曰衆貪鄙也我獨清逸曰忠潔己也衆人皆醉逸曰惑財賄也我獨醒逸曰廉自守也是以見放五臣有耳字逸曰弃草野也漁父曰逸曰隱士言也聖人不凝滯於萬物五臣本無萬字逸曰不困辱其身也而能與世推移逸曰隨俗方圓世人皆濁逸曰人貪婪也何不淈胡骨其泥逸曰同其風也而揚其波逸曰與沉

浮也銑曰淈泥揚波稍隨其流也淈濁也衆人皆醉逸曰巧佞曲也何不餔脯其糟逸曰從其俗也而歠昌悅其釃音離逸曰食其祿也向曰餔糟歠釃微同其事也餔食也歠飲也糟釃皆酒滓何故深思高舉逸曰獨行忠直自令放為逸曰遠在他域翰曰深思謂憂若與民也屈原曰吾聞之逸曰受聖制也新沐者必彈冠逸曰拂土芥也新浴者必振衣逸曰去塵穢也濟曰彈振去其塵也安能以身之察察逸曰己清潔也受物之汶汶莫奔者乎逸曰蒙垢塵也向曰察察潔白也汶汶塵垢也寧赴湘流逸曰自沉淵也葬於江魚腹中逸曰身消爛也安能以皓皓之白逸曰皓皓猶皎皎也蒙世俗之塵埃乎逸曰被汙黙也翰曰皓白喻

貞潔塵埃喻黫污也漁父莞五臣本作莞胡板切尒五臣作爾而笑逸曰笑離齗也濟曰莞爾微笑也鼓枻五臣本作栧弋例切而去逸曰叩船舷也濟注同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逸曰喻世昭明可以濯我纓逸曰沐浴陞朝良曰清喻明時可以脩飾冠纓而仕也滄浪之水江水名也滄浪之水濁兮逸曰喻世昏闇可以濯我足逸曰宜隱遁也銑曰濁喻亂世可以抗足遠去遂去不復與言逸曰合道真也

九辯五首

逸曰序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九者陽之數也道之綱紀也謂陳說道德以變說君也宋玉屈原弟子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也

宋玉

向曰玉屈原弟子惜其師忠信見放故作此辭以辯之皆代原之意九義亦與九歌同　王逸注

悲哉秋之為氣也逸曰寒氣聊戾歲將暮也蕭瑟兮逸曰陰令促急風疾暴也草木搖落五臣本有兮字而變衰逸曰華葉隕零肥潤去也形體易色枝枯槁也自傷不遇將與草木俱衰老也　翰曰蕭瑟秋風皃言屈原枉見放逐其情如秋節之悲故托言秋之為狀而盛述之憭了慄栗兮逸曰思念眷戾心自傷也若在遠行逸曰遠客出去之他方也登山臨水兮逸曰升高遠望視江河也送將歸逸曰族親別逝還故鄉泬血寥兮逸曰沈寥曠蕩而虛靜也或曰蕭蕭條條無雲皃也天高而氣清逸曰秋天高朗

體清明也言天高朗照見無形傷君昏亂不聰明也寂漻聊兮逸曰源潰順流漠無聲也良曰寂漻虛靜皃收潦老而水清逸曰溝無溢潦百川靜也言川水夏濁而秋清傷君無有清明之時也良曰潦雨水憯千坎悽增欷虛毅兮逸曰愴痛感動歎息也銑曰憯悽悲痛皃欷泣歎薄寒之中人逸曰傷我飢膚變顏色也銑曰薄迫也有似迫寒之傷人愴怳懭曰廣悢朗兮逸曰中情愴惘意不得也去故而就新逸曰初會鉏鋙志未合也向曰愴怳懭悢皆悲傷也去故就新別離也坎壈力敢兮逸曰數遭患禍身困窮也翰注同貧士失職逸曰亡失財物逢寇賊也翰曰失職亡其財物也而志不平逸曰心常憤懣意未明也廓落兮逸曰喪志失耦塊獨立也濟曰廓落空寂也羇旅而無友生逸曰遠客寄居孤單特也

惆悵兮逸曰後黨失輩惆愁毒也良曰惆悵悲哀也而私自憐逸曰竊內念己自閔傷也
燕翩翩其辭歸兮逸曰將入大海飛徊翔也蟬寂寞而無聲逸曰蟬蜩斂翅
而復藏也銑曰言秋深也翩翩飛皃寂寞無聲也餘同逸注鴈嗈嗈邕而南游兮逸曰
雄雌和樂羣戲行也鵾雞啁竹交哳陟轄而悲鳴逸曰奮翼呼而低昂也夫燕蟬遇秋寒將
六處而懷懼候鴈鵾鷄喜樂而逸豫言無有候鴈鵾鷄之喜而有蟬燕之憂也向曰嗈嗈啁哳皆聲也獨
申旦而不寐兮逸曰夜坐視瞻而終明也哀蟋蟀之宵征逸曰見蜻蛩之夜行
自傷放棄與昆蟲為雙也或曰宵征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其宵征行也
翰曰申至宵夜征行也時亹亹尾而過中兮逸曰年已過半日進往也亹亹進皃也詩

曰亹亹文王也蹇淹留而無成逸曰雖久壽考無成功也濟曰亹亹行皃過中謂漸衰暮也蹇語辭也念已將老淹留草澤無所成者也

悲憂窮慼子六兮逸曰脩德見過愁懼惶也獨處廓逸曰孤立特止居一方也良曰廓空也謂已窮慼處於空澤者也

有美一人兮逸曰位尊服好謂懷王也良曰美人謂君也心不繹逸曰常念弗解內結藏也良曰繹解也言思君之心常不解也

去鄉離家兮逸曰背違邑里之他鄉也來遠客逸曰去郢南征濟沅湘也銑曰遠客謂放江南也超逍遥兮逸曰遠出游逝離州域也銑曰無所依也

令馬薄逸曰欲止無賢皆讒賊也銑曰馬何薄止也

專思君兮逸曰執心一意在胷臆也不可化逸曰同性親聯恩義篤也向曰化變也君

不知兮逸曰聰明淺短志迷惑可柰何逸曰頑嚚難啓長歎息也蓄怨兮積思逸曰結恨在心慮憤鬱也心煩憺徒濫兮忘食事逸曰思君念主忽不食也翰曰憺憂也言思君煩憂忘其飲食願一見兮道余意逸曰舒寫忠誠自陳列也良曰願一見君道忠信之意君之心兮與余異逸曰方圓殊性猶白黑也良曰君心以是為非故與余異車駕兮朅綺烈而歸不得見兮心悲逸曰廻邀言邁欲反國也自傷流離路隔塞也濟曰朅去也將去歸國而君不見察故悲心也倚結軨零兮太息逸曰伏車重軨而啼泣也銑曰軨車牆木涕瀉湲兮霑軾逸曰泣下交流濡茵席銑曰瀉湲涕流皃軾車上所憑者慷慨絕兮不得逸曰中心志恨心剥切也中瞀莫構亂兮迷惑

逸曰思念煩惑志南北也　銑曰歎與相絕而不見使中昏亂迷惑也瞀昏也私自憐兮何極逸曰哀祿命薄常念戚也　翰曰自憐失志也極窮也心怦怦普萌兮諒直逸曰志行忠正無所告也　翰曰然而心存諒直終日不足也怦怦心不足皃

皇天平分四時兮逸曰何宜春生而秋殺也竊獨悲此凜秋逸曰微霜悽愴寒慄烈也　濟曰言秋氣凜然而萬物搖落喻己為讒邪所害是以播遷故竊悲此也白露既下降百草兮逸曰萬物羣生將被害也奄離披五臣本作被此梧楸逸曰病傷茂木人芟刈也　良曰言秋氣傷物之甚也奄同離羅也既凋百草而梧楸同罹此患百草喻百姓林木喻賢人

去白日之昭昭兮逸曰違離天明而湮沒也　銑曰白日喻君言放逐去君襲長夜

之悠悠逸曰永處冥冥而覆蔽也銑曰襲長夜謂因受覆蔽也悠悠無窮也離芳藹之方壯兮余委約而悲愁逸曰去已盛美之光容身體疲病而憂窮向曰芳藹盛皃言離去芳盛之德方壯之年使余委棄而悲愁也約棄也秋既先戒以白露兮逸曰君不弘德而嚴令冬又申之以嚴霜逸曰刑罰刻峻而重深也翰曰喻暴虐相濟為害也申重也收恢台之孟夏兮逸曰上無仁恩以養民夫天制四時春生夏長人君則之以養萬物秋殺冬藏亦順其宜而行刑罰故君賢臣忠政合大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上闇下偽用法殘虐則貞良被害草木枯落故宋玉援引天時託譬草木以茂美樹輿於仁賢早遇霜露懷德君子忠而被害也濟曰夏以長物恢台長養也然坎傺勑例而沉藏逸曰民無住足竄巖藪也楚人謂住曰傺濟曰坎

傺陷止也言收斂長養之氣使陷止沈藏但以秋氣殺物矣皆喻楚之君臣也葉菸於邑五臣本作苣而無色兮枝煩挐五臣本作挐挐匿居切而交橫逸曰顏容變易而蒼黑柯條糺錯而翦巖也　良曰言草木殘瘁也菸苣傷壞也煩挐擾亂也顏淫溢而將罷兮逸曰形皃羸瘦無潤澤也　銑曰顏容也淫溢積漸也罷毀也柯彷撫罔彿撫貴而委五臣本作矮於為切黃逸曰腹內空虛皮乾腊也銑曰柯枝也矮黃葉凋萷朔櫹槮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央預傷逸曰華葉已落莖獨立也身體燋枯被病久也　向曰萷櫹槮華葉既落瘀病也皆喻已離愁苦也惟其紛糅女又而將落兮逸曰蓬茸顛仆根蠹朽也　翰曰惟思也紛糅衆雜也言思軒邪衆雜或毀落恨其失時而無當逸曰不值聖主而年老也　翰曰又

恨失其明時不與賢君相當覽五臣本作擥騑轡而下節兮逸曰安步徐馬而勿驅也濟曰為此擥轡按節徐行游涉草澤也下節按節也聊逍遙以相羊五臣本作佯逸曰且徐低佪以游戲也濟曰逍遙相羊游涉皃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逸曰年歲逝往之若流懼我性命之不長也良曰忽忽運行皃將長也悼余生之不時兮逸曰傷已幼少後三王也銑曰悼傷也不時不遇明時逢此世之俇丘王攘如羊逸曰卒遇譖讒而黨惶也銑曰俇攘憂懼皃澹容與而獨倚兮逸曰煢煢獨立無朋黨也向曰澹容與徐步也倚立也蟋蟀鳴此西堂逸曰自閔傷已與蟲並也心怵惕而震盪五臣本作蕩兮逸曰思慮惕動沸若湯也翰曰怵惕震蕩自驚動也何所憂之

多方逸曰內念君父及兄弟也　翰曰方猶端也仰明月而太息兮逸曰上告昊天愬神靈也步列星而極明逸曰周覽九天仰觀星宿不能卧寐乃至明也　濟曰極至也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倚旎女綺反五臣作猗柅乎都房逸曰蕙草芬芳以興在位之賢臣被服盛飾於宮殿也旖旎盛皃也詩云旖旎其華　良曰曾重敷布也旖旎盛皃都大房花房也喻君初好善布德有如此也何曾華逸無華字之無實兮逸曰外皃若忠而心佞也從風雨而飛颺逸曰隨君嗜欲而回傾也夫風為號令雨為德惠故風動而草木搖雨降而萬物植故以風雨喻君政言德惠所由出之也　銑曰喻其後隨佞人之言以為君獨服此蕙兮嗟無以異於衆芳逸曰體受正氣而高明乃與問佞臣同情也　向曰我謂

君獨好美行乃無異於人之心而受其佞也嗟歎聲也閔奇思之不通兮逸曰傷已忠策無由入也一曰閔自傷也奇思謂忠信也將去君而高翔逸曰適彼樂土之他域也向曰高翔遠去也心閔憐之慘悽兮逸曰內自哀念心惻隱也濟曰心之憂傷顧見君而自明慘悽憂皃願一見而有明逸曰分別忠心與偽惑也重無怨而生離兮逸曰身無罪過而放逐也良曰重念也自念無怨咎於君而生離隔中結軫而增傷逸曰肝膽破裂心剖愊也普逼切良曰心中結怨軫憂而增悲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逸曰憤念蓄積盈胷臆也君之門以九重逸曰門閫扃閉道路塞也銑曰雖思見君而君門深邃不可至也猛犬狺狺銀而迎吠扶廢兮逸曰讒佞讙呼而在側也向曰猛犬狺狺開

口兒迎吠距賢人使不得進也關梁閉而不通逸曰闇人承指呵問急也向曰閉關喻塞賢路也皇天淫溢而秋霖兮逸曰久雨連日澤深厚也翰曰霖多雨也后土何時兮得乾逸曰山阜濡澤草木茂也翰曰后土地也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平聲逸曰不蒙恩施獨枯槁愬天語神我何咎也翰曰言衆人皆蒙君澤而我獨不霑故仰望而長歎也塊獨也何時俗之工巧兮逸曰世人辯慧造詐僞也背繩墨而改錯七故反逸曰違廢聖典背仁義也夫繩墨者工之法度也仁義者民之正路也繩墨用則曲木截仁義進則讒佞滅二者殊義不可不察也濟曰喻信詐僞弃忠正易置禮法也錯置也却騏驥而不乘兮逸曰斥逐子胥與比干也良曰騏驥良馬喻賢才也策駑駘徒哀而取路逸曰

言任豎刁與椒蘭也 良曰喻踈賢才而親不肖也駑駘喻不肖**當世豈無騏驥兮**

誠莫之能善御逸曰家有稷契與管晏世無堯舜及桓文也 銑曰言豈無賢才但君不能用也御謂御馬者**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條**而遠去**逸曰遭值桀紂之亂昏也被髮為奴走橫奔也 向曰言見君非好善之主賢人皆避而遠去駒即騏驥也跳走皃**鳧鴈**

皆唼所甲反**夫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逸曰羣小在位食重祿賢者伏匿竄山谷也 翰曰喻不肖者食祿則賢人高舉而不留也唼鳥食也梁米藻水草也**圜**貟**鑿而**

方枘汭**兮吾固知其鉏**牀舉**鋙而難入**逸曰正直邪枉行殊則所務不同若粉墨也 濟曰若鑿圓穴斫方木內之而必參差不可入喻邪佞在前忠賢何由能進鉏鋙相距皃**衆鳥**

皆有所登棲兮鳳獨五臣本無獨字遑遑而無所集逸曰羣佞並進處官爵孔子棲棲而困厄也　良曰喻羣邪皆有其位賢才竄逐獨無所託遑遑不得所皃願銜枚而無言兮常五臣本作嘗被君之渥洽逸曰意欲括囊而靜默前蒙寵遇錫祉福也　銑曰我亦欲不言而自弃為昔者嘗受君之厚澤故復不能已銜枚所以止言者也渥厚也洽澤也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逸曰呂尚耆老然後貴遭值文王功冠世也　翰曰太公呂尚年九十而窮困遭西伯而用之當未遇之時故無匹偶而與相合也言已所以棄逐者其行亦不與君意同也謂騏驥兮安歸逸曰躊躇吳坂遇伯樂也謂鳳凰兮安棲逸曰集棲梧桐食竹實也　向曰騏驥安歸在於良樂鳳凰安棲在於聖明自喻時無知已也變古易俗

兮世衰逸曰以賢為愚時闇惑也濟曰言代衰之時則必變古之法改常之道今之相者兮舉肥逸曰不量才能視顏色也濟曰將相士而用盖舉肥美者不言其才行此疾時之深焉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逸曰仁賢幽處而隱藏也鳳皇高飛而不下逸曰智者遠逝之四方也鳥獸猶知懷德兮逸曰慕歸堯舜之明德何云賢士之不處逸曰大老太公歸文王也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逸曰干木闔門而辭相也鳳亦不食餧於為而妄食逸曰顏闔鑿坯而逃亡也君棄遠而不察兮逸曰介推割股而自放也雖願忠其焉得逸曰申生至孝而被讒也良曰皆喻己也服御也餧食也欲寂寞五臣作漠而絕端兮逸曰寧武佯愚而不言濟曰寂寞止息也竊不敢

忘初之厚德逸曰常受祿惠識舊恩也濟曰言我將心不思於君不能忘君昔之厚德耳獨悲愁其傷人兮逸曰思念鬱結摧肺肝也馮五臣作憑鬱鬱其何極逸曰憤懣盈胷終年歲也向曰憑懣鬱愁心滿結也極窮也

招魂逸曰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哀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翰曰玉哀屈原憂愁山澤魂魄飛散其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於君冀其覺悟而還之

宋玉 王逸注

朕幼清以廉絜兮逸曰朕我也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汚曰絜身服義而未

沫音昧 逸曰沫已也言我少小脩清絜之行身服仁義未曾有懈已之時也 濟曰皆代原為辭餘注同

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 逸曰牽引也不治曰蕪多草曰穢言已施行常以道德為主以忠事君以信結交為俗人所推引德能蕪穢無所用也 良曰主守也言已主執仁義忠信之德為讒佞所牽迫使荒蕪穢汚而不得進

上無所考此盛德兮 逸曰考校也 長離 五臣作罹 殃而愁苦 逸曰殃禍也言已履行忠信而遇闇主上則無所考校已盛德長遭殃禍愁苦而已 銑曰上君也考察罹羅也

帝告巫陽 逸曰帝謂天也女曰巫陽其名也 向曰王假立天帝及巫陽以為辭端

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 逸曰人謂賢人也則屈原也宋玉上設天意祐助貞良故曰帝告巫陽有賢人屈原在於下方我欲輔成其志以勵黎民也 翰曰人即原也輔祐也

魂

魄離散汝筮予（五臣作與）之（逸曰魂者身之精魄者性之決也所以經緯五臟保守形體也著曰筮尚書曰決之著龜言天帝哀閔屈原魂魄離散身將顛沛巫陽筮問求索得而與之使反其身　翰曰著曰筮使筮其所宜而與招其魂使復其精神）巫陽對曰掌夢（逸曰巫陽對天帝言招魂者本掌夢之官所主職也）上帝其命難從（逸曰言天帝難從掌夢之官欲使巫陽也）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五臣本無之）不能復用巫陽焉（逸曰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怠懈必去卜筮之法不能復脩用但招之可也　濟曰陽對天帝云招魂者乃掌夢官之主也帝既難從志欲使陽若必筮而招之恐後代懈怠去卜筮之法但以招魂為事陽意不欲以筮與招相次而行以為不筮而招亦足可也）乃下招曰（逸曰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

屈原之魂也**魂兮來歸**逸曰還歸屈原之身**去君之恒幹**逸曰恒常也幹體也易曰貞者事之幹也**何為兮四方些**蘇賀反逸曰言魂靈當扶人養命何為去君之常體而遠之四方乎夫人須魂而生魂待人而榮二者別離命則霣零也或曰去君之恒閑里也楚人名里曰閑也良曰君謂原也言原魂何為去常體游四方些辭也**舍**五臣本作楚**君之樂處而離**五臣作離**彼不祥些**逸曰舍置也祥善也言何為舍君楚國饒樂之處陸離走不善之鄉以觸眾惡也銑曰捨去也羅羅也**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逸曰託寄也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言東方之俗其人無義不可以託寄身也**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逸曰言東方有長人國其高千仞主求人魂而食之也向曰七尺曰仞索求也皆假立其惡而甚言之**十日代出**

流金鑠石些逸曰代更也鑠銷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上以次更行其勢酷烈金石堅剛皆為銷釋　翰曰鑠融也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逸曰釋解也言彼十日之處自習其熱魂行到身必解爛也　翰曰謂熱也歸来彼方人皆慣習之而得不毀魂往彼必見消釋

歸来五臣本無下歸来二字不可以託些逸曰言魂宜急来歸此誠不可託附而居

兮歸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逸曰言南方之俗其人無信不可久留也雕題黑齒逸曰雕畫也題額也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海些逸曰醢醬也言南極之人雕畫其額齒牙畫黑常食龜蚌得人之肉用祭先祖復以其骨為醢醬　良曰南方人鏤額墨齒祀祭也醢肉醬也雕鏤也題額也

蝮福蛇蓁蓁側巾反　逸曰蝮大蛇也蓁蓁積聚之皃封狐千

里些逸曰封狐大狐也言炎土之氣多蝮虺積聚蓁蓁爭欲螫人又有大狐健走千里求食不可逢遇也向曰蝮蛇毒虵名蓁蓁聚皃封狐大狐也其長千里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逸曰倏忽疾急皃也言復有雄虺一身九頭往来奄忽常喜吞人魂魄以益其賊害之心也　濟曰虮亦虵名益其心助其毒也歸来五臣本作魂兮歸来不可五臣本有以字久淫些逸曰淫遊也言其惡如此不可久遊必被害也　濟曰淫淹也魂兮歸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逸曰流沙沙流而行也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滑晝夜流行從横千里又無舟航者也旋入雷泉逸曰旋轉也泉室也靡五臣本作糜散而不可止些逸曰靡碎也言欲涉流沙則同入雷公之室運轉而行身雖靡碎尚不可得休止也　銑同逸注幸

而得脱其外曠宇些逸曰曠大也宇野也言從雷泉雖得免脱其外復有曠遠之野無人之土也翰同逸注赤蟻若象逸曰蟻蚍蜉也玄蠭五臣本作蜂若壺些逸曰壺乾瓠也言曠野之中有赤蟻其大如象又有大飛蜂腹大如壺皆有蠚毒能殺人翰同逸注五穀不生叢管是食些逸曰柴棘爲叢管茅也言西極之地不生五穀其人但食管草若羣牛也濟同逸注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逸曰言西方之土温暑而熱焦爛人身肉渴欲求水無有源泉不可得也良曰爛人言熱彷蒲忙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逸曰倚依也言欲彷徉東西無人可依其野廣大行不可極也銑曰彷徉遊行見極窮也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逸曰賊害也魂魄欲徃者自予賊害向曰賊害也魂兮歸來北

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逸曰言北方常寒其氷重累峨峨如山凉風急疾雪隨之飛行千里乃至地也翰曰增積也峨峨高皃歸來歸來五臣本無下歸來二字不可以久五臣本有止字些逸曰言其寒殺人不可久留也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逸曰天不可得上也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逸曰啄齧也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言啄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向同逸注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逸曰言有夫一身九頭強梁多力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枚也良同逸注豺狼從五臣子恭切目往來侁侁所臻些逸曰侁侁行聲也詩曰侁侁征夫有豺狼之獸其目皆從奔走往來其聲侁侁爭欲啗人銑曰從豎也侁侁眾皃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逸曰投擿也言

豺狼得人不即啗食先懸其頭用之嬉戲疲倦致命於
已後乃擿於深淵之底而弃也　向同逸注
帝然後得瞑五臣本作眠些逸曰瞑卧也言投人已訖上致命於天帝然後乃得眠卧也
翰曰致送也送人之命於天帝然後得眠也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五臣本無此二句　逸曰往則逢害身危殆也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逸曰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曰幽都　濟注同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逸曰土伯后土之侯伯也約屈也觺觺角利皃也地有土伯執衛門戶其身九屈有角觺觺觸害人也　良曰約屈也土伯后土之諸侯也其身九屈其角銛利而觸害人觺觺銛利皃敦脄妹血拇母逐人駓駓丕些逸曰敦厚也脄背也拇手拇指也駓駓走皃也言土伯之狀廣肩厚背逐人駓駓其走捷疾以手中血漫

汚人銑同逸注

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逸曰言土伯之頭其皃如虎而有三目身又肥大狀如牛矣參三也此皆甘人歸來歸來五臣本無下歸來二字恐自遺災些逸曰甘美也災害也此物食人以為甘美徃必自害不旋踵　翰曰遺與也　翰同逸注魂兮歸來入脩門些逸曰脩門郢城門也宋玉設呼屈原之魂歸楚都入郢門欲以感激懷王使還之也　濟曰脩門郢城門使原之魂歸楚都入郢門欲以感激於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逸曰工巧也男巫曰祝背倍也言選擇名工巧辯之巫使招呼君倍道先行在前宜隨也　良曰工祝良巫也君謂原言良巫背行在先君宜在後秦篝古侯齊縷逸曰篝落也縷線也鄭緜絡些逸曰綿纒也絡縛也言為君魂作衣乃使秦人織其篝落齊人作綵縷鄭國之工纒而縛之堅而且好也　銑曰篝

落縷線也綿纏繫也 銑同逸注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逸曰該亦備也言撰設甘美招魂之具靡不畢備故長嘯大呼以招君也夫嘯者陰也呼者陽也陰主魂陽主魄故必嘯呼以感之也 向曰言撰設招魂之具無不該備故長嘯大呼以招君也魂兮歸來反故居些逸曰反還也故古也言宜急來歸還古昔之處天地四方多賊姦些逸曰賊害姦惡也言天有虎豹地有土伯東有長人西有赤蟻南有雄虺北有增冰皆為姦惡以賊害也 翰同逸注像設君五臣本作居室靜閒閑安些逸曰像法也無聲曰靜室寬曰閒言乃為君造設第室法像舊廬所在之處清淨寬閒可安樂之 翰同逸注高堂邃宇逸曰邃深也宇屋也檻層軒些逸曰檻楯也從曰檻橫曰楯軒樓板也言所造之室其堂高顯屋宇深邃下有檻楯上有樓板形容異制且鮮明也 翰

同逸注層臺累榭逸曰層累皆重也有木謂之臺無木謂之榭臨高山些逸曰言復作層重之臺累石之榭其顛眇眇上乃臨於高山也或曰臨高山而作臺榭也　良同逸注網戶朱綴逸曰網戶綺文鏤也朱丹也綴緣也刻方連些逸曰刻鏤也橫木關柱為連言門戶之楣皆刻鏤綺文朱丹其緣雕鏤綺木使方好也　銑曰織網於戶上以朱色綴之又刻鏤橫木為文章連於上使之方好冬有突烏弔夏胡雅切逸曰突複室也夏大屋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也夏胡駕切室寒些逸曰言隆冬凍寒則有大屋複突溫室盛夏暑熱則有洞達陰堂其內寒涼也　向曰突夏重屋冬月居之使以溫也夏則居於深室之中使以寒涼川五臣本作谿谷徑復逸曰流源為川注谿為谷徑過也復反也　翰同逸注流潺湲些逸曰言所居之舍激導川水經過園庭回通反

覆其流急疾又絜淨也翰曰潺湲流皃光風轉蕙逸曰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木有光色轉搖也汜汎崇蘭些逸曰汜猶汎汎搖動皃也言天霽日明微風奮發動搖草木皆令有光充實蘭蕙使之芬芳而益暢濟曰言日光風氣轉汎薄於蘭蕙之叢崇高也經堂入奧烏到朱塵筵些逸曰西南隅謂之奧朱丹也筵席也詩云肆筵設席言升殿過堂入房至奧處上則有朱畫承塵下則筵簟好席可以休息也或曰朱塵筵謂承塵薄壁曼延相連接也良注同砥旨室翠翹絓五臣本從才音卦曲瓊些逸曰砥石名翠鳥名翹羽也絓懸也曲瓊玉鉤也言內卧之室以砥石為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雕飾玉鉤以懸衣物也或曰僵室謂僵佪曲房也銑注同翡翠珠被爛齊光些逸曰雄曰翡雌曰翠被衾也齊同也言牀上之被則飾以翡翠之羽及與珠璣刻畫衆華

其文爛然而同光明　向注同蒻弱阿拂壁羅幬儔張些逸曰蒻蒻席也阿曲隅也拂薄也羅綺屬也張施也言房內則以蒻席薄牀四壁及與曲隅施羅幬輕且涼也　翰注同纂組祖綺縞逸曰纂組綬類也結奇璜些逸曰璜玉名也言帷帳之細皆用綺縞又以纂組結束璜玉為帳帷者也　濟曰纂組綬帶也縞練也言帳中用綺練以綬帶結束玉璜為其飾也室中之觀多珍怪些逸曰金玉為珍詭異為怪言從　觀房室之中四方珍琦玩好怪物無不畢具　良曰怪異也蘭膏明燭逸曰以蘭香練膏也　銑注同華容備些逸曰容皃也日暮游宴然香蘭之膏張施明燭觀其鐙錠鏤百獸華奇　好備也錠都定切　銑曰華容謂美人也二八侍宿射亦遞代些逸曰二八二列也言大夫二列之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歌鍾二肆也射猒也詩云

服之無射遞更也言使好女十六侍君宴宿意有厭倦則使更相代也或曰遞代夕暮也翰注同九侯淑女多迅衆些逸曰淑善也迅疾也言復有九國諸侯好善之女多才長意用心齊疾勝於衆人也翰注同盛鬋咨踐不同制實滿宮些逸曰鬋鬢也制法也宮猶室也爾雅曰宮謂之室言九侯之女工巧妍雅裝飾兩結垂髮下鬋形皃詭異不與衆同皆來實滿充後宮也良注同容態好比順彌代些逸曰態姿也比親也彌久也言美女衆多其皃齊同姿態好美自相親比承順上意久則相代濟曰比容也彌猶次也好相親密和順次以相代也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逸曰固堅植志也謇正言皃也言美女內多慮恥弱顏易愧心志堅固不可侵犯則謇然言中禮意者也銑注同姱苦瓜容脩態絙亘洞房些逸曰姱好皃也脩長也絙竟也房室

也言復有美好之女其皃姱好多意長智羣聚羅列竟於洞達滿房室也良注同

蛾眉曼萬睩祿目騰光些

逸曰曼澤也睩視皃也騰馳也言美女之皃蛾眉玉皃好目曼澤時睩睩然視精光騰馳驚感人也翰曰曼長睩視皃騰發也

靡顏膩女吏理遺視睇綿些

逸曰靡緻也膩滑也遺竊也睇脉也言美女顏容脂緻身體夷滑中心睇脉時竊視安詳諦誌不可動也濟曰靡好膩滑也睇目中瞳子言目清澈炯然見其瞳子

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

逸曰離別也脩長也幕大帳也閒靜也言願令美女於離宮觀長幕之中侍君閒靜而宴游良注同

翡帷翠幬飾高堂些

逸曰言復以翡翠之羽雕飾幬帳之高堂以樂君也銑注同

紅壁沙版

逸曰紅赤皃也沙丹沙也

玄玉之梁些

逸曰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堊色令之紅白又以丹沙畫飾軒

版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别也向注同仰觀刻桷角畫龍虵些逸曰言仰視屋之榱榱皆刻畫龍虵而有文章翰曰桷椽也坐堂伏檻臨曲池些逸曰檻楯也言坐於堂上前伏楯下臨曲水清池可漁釣也濟注同芙蓉始發雜芰荷些逸曰芙蓉蓮華也芰菱也秦人謂之薢茩言池中有芙蓉始發其芰菱雜錯羅列而生俱盛茂也或曰倚荷立生特倚也薢古買切茩古后切良曰芰水草也荷芙蓉之莖紫莖屏風文緑五臣本作緑波些逸曰屏風水葵也言復有水葵生於池中其莖紫色風起水動波縁其葉而生文也或曰紫莖言荷葉紫色也屏風謂葉郭風也向注同文異豹飾逸曰豹猶虎豹也侍陂波陁駝些逸曰陂陁長陛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異采之飾侍君堂隅衛階陛也或曰侍陂池侍從於君游陂池之中向注同軒輬

涼既低逸曰軒輬皆輕車名也低屯也步騎羅些逸曰徒行為步乘馬為騎羅列也言官屬之車既已屯止步騎士衆羅列之陳竢須君也　翰注同蘭薄戶樹逸曰薄附也樹種也瓊木籬五臣本從艹些逸曰外以柴落為籬言所造舍種樹蘭蕙附於門戶玉木為其籬落守禦堅重又芬香也　濟曰木叢生曰薄言夾戶種叢蘭又栽木為藩籬以自蔽瓊者美言也魂兮歸來何遠為些逸曰遠為四方而不歸也　良曰言此足可安居何用遠去為也室家遂宗食多方些逸曰宗衆也方道也言君九族室家以衆盛人人曉味故飲食之和多方道也　銑注同稻粢子夷穱側角麥挐尼居黃粱些逸曰稻稌也粢稷也穱擇也擇麥中先熟者挐糅也言飯則以稻粢稷擇新麥糅以黃粱和而柔濡且香滑　向注同大苦鹹酸辛甘行些逸曰大苦

豉也辛謂椒薑也甘謂飴蜜也言取豉汁調和以椒薑醎酢和以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也餘注同

肥牛之腱紀言臑五臣本作胹若芳些逸曰腱筋頭也臑若熟爛也言取肥牛之腱熟之則膳美也臑蘇本切臑仁珠切濟注同

和酸若苦陳吳羹些逸曰言吳人工作羹和調甘酸其味若苦而後甘者也良注同

濡鼈炮蒲交羔有柘之夜五臣作蔗漿些逸曰羔羊子也柘謂蔗也言復以飴蜜濡鼈炮羔之爛熟取諸蔗之汁以為漿飲也銑注同

令鵠酸隽五臣本作臇子兖切鳬煎鴻鶬些逸曰臇小臛也鴻鴻鸝也鶬鶬鶴也言復以酢醬烹鵠為羹小隽臛鳬煎熬鴻鶬之肥美也向注同

令露雞臛呼各蠵五臣本作蠵以規切厲而不爽些逸曰露雞露栖鷄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臛蠵大龜也厲烈也爽敗也楚人名羹敗曰爽言乃復烹露棲

之肥鷄臛蠵龜之肉其清烈不敗也　翰注同

粔（奇舉）籹（女）蜜餌有餦（張）餭些

逸曰餦餭餳也以蜜和米麪熬煎作粔籹擣黍作餌又有美餳衆味甘具也　濟注同

瑤漿蜜勺（酌）實羽觴些

逸曰瑤玉也勺沾也實滿也羽翠羽也觴觚也言食已復有玉漿以蜜沾之滿羽觴以漱口　良曰瑤漿玉漿也勺和也實滿也觴酒器也插羽於上也

挫（宗卧）糟凍飲酎（直宥）清涼些

逸曰挫捉也凍冰也酎醇酒也言盛夏則為覆蹙乾釀捉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清涼又長味也　銑曰挫捉糟酒滓也可以凍飲酎醇酒也夏飲之可使清涼也

華酌既陳有瓊漿些

逸曰酌酒升也言酒醇在前華酌陳列復有玉漿恣意所用者也　向曰華酌謂置華於酒中既陳此味又有瓊玉之漿

歸來歸來（五臣本無下歸來二字）反故室敬而無妨些

逸曰妨害也言君魂急來歸還反所居故室子孫承事恭敬長無禍害也翰注同**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逸曰魚肉為肴羞進也言肴膳已具進舉在前賓主之禮態懃未通則女樂列堂下濟注同**陳鍾按鼓造新歌些**逸曰按徐也言乃奏樂作音而撞鍾徐鼓造為新曲之歌與衆絕異良曰按猶擊也**涉江採菱發揚**五臣本作陽字**荷些**逸曰楚人歌曲也言已涉彼大江南入湖池採取菱芰發揚荷葉喻屈原背去朝堂隱伏草澤失其所也銑曰涉江採菱陽阿皆楚歌曲名荷當為阿**美人既醉朱顏酡**駄**些**逸曰朱赤也酡著也言美女飲啗醉飽則面著赤色而鮮好也向曰酡醉也**娭**五臣本作嬉**光眇視目曾波些**逸曰娭戲也眇眺也波華也言美人醉樂顧望娭戲身有光文眺視曲眄目采眇然白黑分明精若水波而重華也翰注同**被文**

服纖麗而不奇些逸曰文謂綺繡也纖謂羅縠也麗美皃也不奇奇也猶詩云不顯顯也言美女被服綺繡曳羅縠其容靡麗誠獨怪奇也 濟注同長髮曼鬋萬咨賤豔陸離些逸曰曼澤也豔好皃也左氏傳曰宋華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言美人長髮工結鬟鬋滑澤其狀豔美儀皃陸離而難形也 良注同二八齊容起鄭舞些逸曰齊同也鄭舞鄭國舞也言二八美女其儀容齊一被服同飾奮袂俱起而舞也或曰鄭重折屈而舞也 銑曰使美女十六齊為容儀起為鄭國之舞衽而甚若交竽撫案下些逸曰撫抵也言舞者便旋衣衽掉搖回轉相拘狀如交竽以抵案而徐行者也 向曰衽衣襟也言舞人迴轉衣襟相交如竽也以手撫案其節而徐行也竽瑟狂會搷田鳴鼓些逸曰狂猶並也搷擊也言衆樂並會吹竽彈瑟又搷擊鼓

以進八音為之節也　翰注同

宮庭震驚發激楚些逸曰激清聲也言衆樂並會宮庭之內莫不震動驚駭復作激楚之聲以發其音也濟曰衆樂並奏而庭宇震駭又作激楚之聲

吳歈俞蔡謳奏五臣本作秦大呂些逸曰吳蔡國名也歈謳皆歌也大呂律名也周官曰舞雲門奏大呂言乃復使吳人歌謠蔡人謳吟進雅樂奏大呂五音六律聲調也　銑注同

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逸曰言醉飽酣樂合尊促席男女雜坐比肩齊膝恣意調戲亂而不分別也

放陳組纓逸曰組綬也

班其相紛些逸曰紛亂也言男女共坐除其威嚴放其冠纓舒陳印綬班然相亂不可整理也　向注同

鄭衛妖玩來雜陳些逸曰鄭衛國名也妖玩好女也雜廁也陳列也言鄭衛二國復遣妖玩好女來雜廁俱坐而陳列之　翰注同

激楚之結吉詰獨

秀先些逸曰激感也結頭髻也秀異也言鄭衛之妖女工於服飾其結殊形能感楚人之心故秀異獨前而先進也良注同菎昆蔽象棊有六簙五臣本作博些逸曰菎玉蔽簙箸以玉飾之也或言菎蕗今之箭囊也投六箸行棊故為六簙也言宴樂既畢乃設六簙菎蕗作箸象牙為棊妙且好也良注同分曹並進遒相迫些逸曰曹偶也遒亦迫也言分曹列耦並進校巧投箸行棊轉相遒迫使不得擇行也或曰分曹並進者謂並用射禮進之銑曰曹耦道急也言務以求勝成梟五臣本作梟而牟呼五白些逸曰倍勝為牟五白簙齒也言己棊已梟當成牟勝射張食棊下逃於屈故呼五白以助投箸者也向注同晉制犀比二頻費白日些逸曰晉國名也制作也比集也比集者也費光皃也言晉國工作簙棊者比集犀角以為雕飾投之皓然如日光翰注同鏗

苦耕鍾五臣本作鍾摇虡奇舉揳古八反梓瑟些逸曰鏗撞摇動揳鼓也言衆賓既集簿以相樂堂下復鳴大鐘左右歌吟鼓琴瑟　銑曰鏗擊也虡懸鐘格言擊鐘則摇動其格揳撫也以梓木為瑟也娛酒不廢沈日夜些逸曰娛樂也言雖以酒相娛樂不廢政事晝夜沉湎以忘憂也或曰娛酒不廢旦也詩曰明發不寐言歡娛日夜湛樂也又曰和樂且耽言晝夜以酒相樂也　向注同蘭膏明燭華鐙登錯些逸曰言鐙錠盡雕琢錯鏤飾設以禽獸有英華　翰曰言以蘭漬膏取其香也華謂有光華又琢錯鐙使精好結撰至思蘭芳假古頟些逸曰撰猶博也假至也書曰假于上下蘭芳以喻賢人君能結撰博思至心以思賢人賢人即至也　濟注同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逸曰賦誦也言衆座之人各欲盡情與己同心者獨誦忠與道德　良曰極盡賦聚也賢

人盡至則同心相聚君可還也酎飲既五臣本無既盡歡樂先故些逸曰故舊也言飲酒作樂盡已歡欣者誠欲樂我先祖及與故舊人銑注同魂兮歸來反故居些逸曰言魂神宜急來歸還楚國君舊故之處安樂無憂也

亂曰

獻歲發春兮汨于筆吾南征些逸曰獻進也征行也言歲始來進春氣奮揚萬物皆含氣而生自傷放逐獨南行也向注同菉綠蘋煩齊葉兮白芷生些逸曰菉王芻也言屈原放時菉蘋之草其葉適齊白芷萌芽方始欲生懷所見自傷哀也猶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也翰注同路貫廬江兮左長薄逸曰貫出也廬江長薄地名也言屈原行先出廬江過歷長薄在江北時東行故言左者也濟注同倚沼畦胡圭瀛兮遙望博逸曰沼池也畦

猶區也瀛池中也楚人名澤中曰瀛遥遠也博平也言循江而行遂入池澤其中區瀛遠望平博無人也　良注同

青驪呂知結駟兮齊千乘逸曰純黑為驪結連也四馬為駟也齊同也言屈原嘗與君俱獵於此官屬駕駟馬或青或黑連車千乘皆同服也　銑注同

懸火延起兮玄顏烝逸曰懸火懸燈也玄天也言已時從君夜獵懸燈林木之中其火延起燒於野澤煙上蒸天使黑色也　向注同

步及驟處兮逸曰驟走也處止也誘騁先逸曰誘導也騁馳也言獵時有步行者有乘馬走驟者有處止者　分以圍獸已獨馳騁為君先導也　翰注同

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音旋　逸曰抑止也騖馳也若順也還轉也言抑　上馳騖者順通其護引車右轉以遮獸也　濟注同

與王趨夢兮課後先逸曰夢澤中也楚名澤中為夢中左氏傳曰楚大夫鬭伯比與鄖公

之女淫而生子弃諸夢中言已與懷王俱獵趨於夢澤
之中課第羣臣先至後至也良曰楚人名草中為夢餘
注同

君王親發兮憚丁達青兕

徐姊反逸曰發射也憚驚也言懷王是時親自射獸驚青兕牛而不能制也言嘗侍從君田獵今乃放逐歎而自傷悶銑曰憚懼也青兕獸名餘注同

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

逸曰朱明日也承續也淹淹久也言歲月逝徃晝夜相續年命將老不可久處當即歸來也向曰言日夜相承四時不得淹止餘注同

皐蘭被徑兮斯路漸子亷反

逸曰皐澤也被覆也徑路也漸沒也言澤中香草茂盛覆被徑路人無采取者水卒增塭漸沒其道將弃捐也以言賢人久處山野君不事用亦將隕顛也翰注同

湛湛江水兮上有楓音風

逸曰湛湛水皃楓木名也言湛湛江水浸潤楓木使之茂盛傷己不蒙君惠而身放棄曾不如樹木而得其

所也或曰水旁林中鳥獸所聚不可居也　濟注同　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逸曰言湖澤博平春時草短望見千里令人愁思而傷心也或曰蕩春心蕩滌也言春時平望遠可以滌蕩愁思之心　良注同

魂兮歸來哀江南　逸曰言魂魄當急來以歸江南土地僻遠山林嶮岨誠可哀傷不足處也　銑曰欲使原復歸於郢故言江南之地可哀如此皆諷君之辭

招隱士　逸曰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身雖沈没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彰其志也

劉安　向曰漢書云淮南王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後謀反自殺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初安好士八公之徒咸慕其德各竭材智著述篇章分其辭賦以類相次或

稱大山小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 逸同向注

桂樹叢生兮逸曰桂樹芬香以興屈原之忠也山之幽逸曰遠去朝廷而隱藏也 翰曰桂香木喻屈原忠良而竄在草澤偃蹇連卷權兮逸曰容皃美好德茂盛也枝相繚居休反 逸曰信義枝結條理成也以言才德高明宜輔賢君楨幹也 濟曰皆桂樹之美皃亦喻原之美行

山氣巃五臣本作巄力孔切嵸則孔兮逸曰岑崟嵺嵯雲壻鬱也壻烏孔切 良曰巃嵸雲氣皃

石嵯峨逸曰嵯峨嶻嶭峻蔽日也 良曰嵯峨高皃谿谷嶄仕咸巖兮逸曰崎嶇閒窩險阻傂也閒呼雅切窩于軌切傂苦滑切 銑曰嶄巖險峻皃水增五臣本作增波逸曰涌躍澧沛流迅疾也猨狖余救羣嘯兮逸曰禽獸所居志樂佚也虎豹嘷胡高反 逸曰猛獸爭食

欲相齕也以言山谷之中幽深嶮阻非君子之所處也猨狖虎豹非賢者之偶也齕下沒切銑曰嘯嘷皆聲也歎原於山中與此為隅

攀援桂枝兮逸曰登引山木遠望愁也

聊淹留逸曰便旋中野立踟躕也翰曰援持也言原引持美行淹留於此以待明君

王孫游兮逸曰隱士避處在山隅也

不歸逸曰違背舊土棄室家也濟曰原與楚同姓故云王孫

春草生兮逸曰萬物蠢動抽萌芽也

萋萋逸曰垂條吐葉紛榮華也濟曰萋萋草色

歲暮兮逸曰年歲已老壽命衰也良曰歲暮喻老也

不自聊逸曰心中煩亂常含憂也良曰不自聊心煩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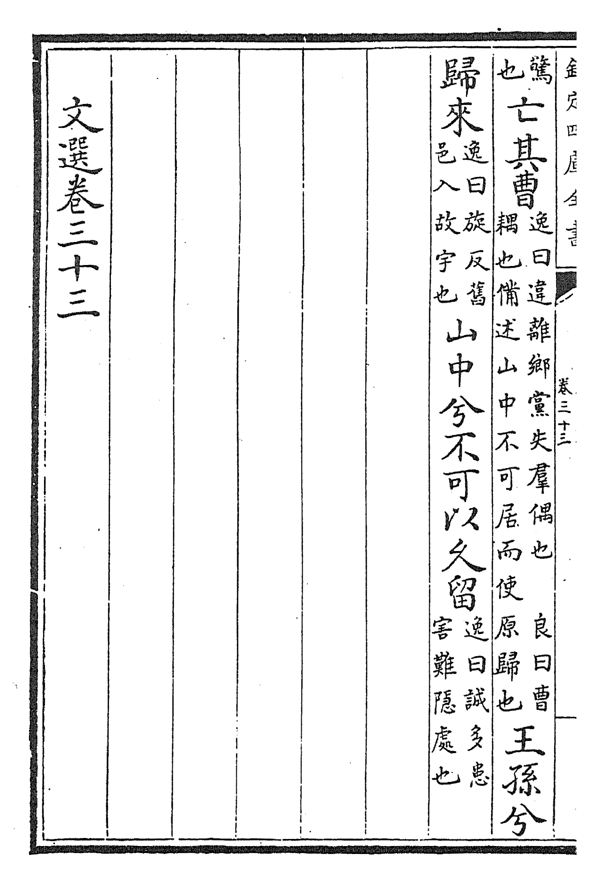
蟪惠**蛄**姑**鳴兮**逸曰蜩蟬得夏喜呼號也良曰蟪蛄夏蟬也

啾啾子由反逸曰秋節將至悲嘹噍也以言物盛則哀樂極則憂不宜久隱夫盛時也良曰啾啾聲也

坱烏郎**兮軋**烏黠反逸曰霧氣昧也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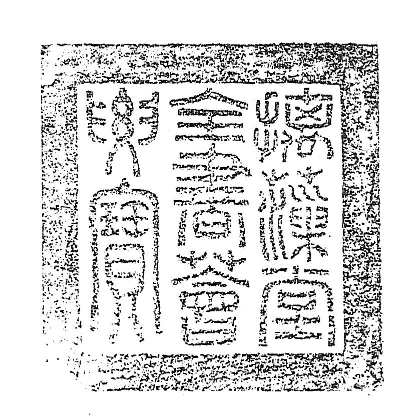
注同山曲岪佛逸曰盤詰屈也銑注同心淹留兮逸曰志望絶也向注同洞荒上忽逸曰亡妃匹也向曰洞荒忽憂思深也罔兮沕音勿逸曰精氣失也濟曰失志皃憭聊兮慄音栗逸曰心剥切也良曰傷切皃虎豹岤五臣本作穴逸曰嵺穿岤也嵺音料岤音血銑曰既危苦又進虎豹之穴叢薄深林兮逸曰攢荊棘也人上慄逸曰恐變色也向曰慄戰也嶔欽崟吟碕綺礒蟻兮硱欺冰磈於鬼磳在冰硊魚委五臣本作硱磳磈硊逸曰山阜陬嵎也崔巍嵯嵯翰曰山險峻皃樹輪濟曰輪橫枝也相糺五臣本作糾兮逸曰交錯扶疎林木五臣本無林木二字茇五臣本作茷蒲末切骫音委逸曰枝葉盤紅茇音跋濟注同青莎雜五臣本作新樹兮薠煩草靃髓靡

逸曰草木列居隨風披敷良曰莎薠皆草名餘注同白鹿麏居筠麚五臣本作麚音加兮或騰或倚逸曰衆禽並游走住殊異銑曰鹿麏麚皆獸名騰倚猶走住狀貌崟崟吟兮峨峨逸曰頭角甚殊向曰崟崟峨峨頭角高皃淒淒兮漇漇踈綺反逸曰淒淒漇漇毛衣若濡向注同獼猴兮熊羆逸曰百獸皆具也慕類兮以悲逸曰哀已不遇也從此已上皆陳山林傾危草木茂盛麋鹿所居虎兕所聚不宜育道德養情性欲屈原還歸郢也翰曰言山中之獸猶慕儔類而悲哀放弃獨處實難為心也餘同逸注攀援桂枝兮逸曰配託香木誓同志也聊淹留逸曰踟躕徘佪待明時也虎豹鬭兮逸曰殘賊之獸忽忽怒也熊羆咆蒲交反逸曰貪殺之獸跳梁吼也濟曰咆聲也禽獸駭兮逸曰雉兔之羣驚奔走也良曰駭



驚也亡其曹逸曰違離鄉黨失羣偶也良曰曹耦也備述山中不可居而使原歸也王孫兮歸來逸曰旋反舊邑入故宇也山中兮不可以久留逸曰誠多患害難隱處也

文選卷三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劉天蒼